

第七期

建文



要 目

發揚傳統 促進文藝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西方貨幣危機剖析
(1919-1942)

今日蘇聯社會
漫談西方的戰爭片
礦山風雲
秦劍死在「投奔自由」

柔佛州



割 稻

發揚傳統 促進文藝	(每月專題)	(2)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1919—1942)		(4)
天南地北		(8)
經 縱 西方貨幣危機剖析		(9)
橫 千億美元的越戰		(10)
濟 談 泰國禁舊汽車入口		(10)
史地知識		
「黑人之國」掠影		(11)
約旦名稱		(11)
陳勝吳廣起義		(12)
思 漫 學了就要用		(13)
技高胆未必大		(13)
想 談 要苦幹也要巧幹		(14)
做事要有預見		(14)
課堂雜記	(學校風光)	(15)
送書・買書	(學校風光)	(15)
讀書生活		
魯迅煉詞的特色		(16)
世 珍 今日蘇聯社會		(17)
蘇聯貪污風盛		(18)
界 聞 如此廠長		(18)
蘇聯的世界冠軍——離婚		(18)
影圈内外		
漫談西方的戰爭片	(每月影話)	(19)
秦劍死在「投奔自由」	(銀壇搜祕)	(20)
新潮派繪畫	(藝壇)	(21)
試談美國音樂	(藝壇)	(21)
文 老作家曹包	(小說)	(22)
論「文人無聊」	(雜文)	(23)
雜感二則	(雜文)	(23)
感觸	(雜文)	(24)
馬路工人	(詩)	(25)
苑 礦山風雲	(連載小說)	(26)
癩蛤蟆與白天鵝	(寓言)	(28)
☆ ☆ ☆		
甘榜風光	(版畫)	(封面)
割稻	(攝影)	(封二)
椒園生活	(攝影)	(封三)





發揚傳統 促進文藝

·南海客·

建設這一期刊登了方修先生的一篇演講詞：「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1919—1942）這篇演講詞值得所有真心誠意從事文藝工作，真心誠意以文藝為社會大多數民衆服務的文藝工作者，好好地閱讀，認真地分析，從中學取有益的文學歷史知識、和先輩文藝寫作者的經驗教訓，以及從馬華文藝思想的潮流中，認識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進而自覺地積極發揚這種優良傳統，促進符合民衆利益的文藝的發展。

★符合社會需要的作品不朽★

方修先生指出，馬華文藝思想（1919—1942）的潮流，它的主流是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運動。這種思想運動在馬來亞發展，主要是「本地的確有這種需要」。

人們知道，在1919年到1942年這段期間，封建勢力和封建意識在馬來亞廣大地區佔有巨大的支配地位，同時，在這個時期，馬來亞先是受着英殖民者的統轄，後來（1941年）又遭受日本帝國的侵略，民族災難深重。在這種情況下，馬來亞各族人民被迫起來抗爭，自覺的拿起各種抗爭工具，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反侵略、反封建的運動。文藝是宣傳和動員社會人群的一種銳利工具。先輩的文藝工作者拿起文藝這個工具，進行宣傳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適應了「本地」的「需要」。

本地社會的需要，當然體現着本地大多數民衆的需要。社會是人群組成的，而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民衆，他們對於公正生活的思想、意願、渴望和理想，正反映了社會發展的趨勢。社會上大多數的勞動民衆對社會現象，對社會存在的事物，態度是明顯的：他們反對舊的、醜惡的、腐朽的事物，反對造成他們生活苦難的外來侵略者，他們渴求一個公平美好的生活環境，他們不畏艱辛地為實現這目標而奮鬥，這種種事實，反映了當地社會發展的需要。所有有價值的文藝作品，都從各方面，各個角度，生動地表現了人們的這種意願和奮鬥，真實地描述了社會的這種需要。由於勞動民衆是創造社會歷史的真正動力，真實地反映民衆的生活、思想、改造環境的奮鬥事蹟的文藝作品，必然成為文藝的主流。同時，這類文藝作品，是符合民衆利益的，因而，必然得到民衆的熱愛和擁護；它們不僅在當時發生影響，還為後來的人們所傳揚。它們具有經久不朽的藝術生命。那些損害民衆利益、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服務社會腐朽勢力、為外來侵略者效勞的作品，它們必然被歷史的潮流所淘汰，被民衆所唾棄。儘管寫這類作品的人的「友人」，今天還在苟延殘喘地為往昔的黑畫醜事塗脂

抹粉，還在喪心病狂地大作翻案文章，妄圖篡改、閹割歷史、一手遮天，但他們究竟不過像意圖撼樹的不自量的蚍蜉，像幾隻碰壁的嗡嗡叫的蒼蠅，他們可悲的下場是註定的！

★時代號角和時代渣滓★

從1919年以來的馬華文藝思想，其主流是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運動，因而它促進社會發展，幫助並促使社會順利地解決那個歷史時期所提出的任務——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當時的文藝工作者之能夠負起社會所賦與的這項任務，在於他們對社會的情勢和發展動向有着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看法；也就是說，他們對於所處的時代的內容和發展方向，有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理解，因而，在作品中，在不同的程度上體現了時代精神，蔚成了1919年到1942年的馬華文藝反侵略反封建思潮，成為一股推動歷史社會向前發展的精神力量。他們無愧為時代的號角。

必須指出的是，一定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的出現，實際上是先進的人群為消除舊制度和阻礙社會進步的舊勢力，為建立或發展新制度而進行的社會實踐之思想準備和思想動員，是先進人群向舊社會力量發動一場尖銳的抗爭的精神表現。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內容，體現了1919—1942年這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體現了這個歷史時期的先進人群的思想面貌。可笑的是一些在當時思想陳腐、立場落後、行為猥瑣的逃世文人，在當時既不能體現那個時代的精神，而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今天，竟然企圖藉着自己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身份，寫寫以那個時代為背景的小說，「編著」所謂史話、論文，來盜取「老作家」的美名，以冒充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方便他們掛着「作家」的招牌，繼續幹着騙子的惡劣勾當，迷惑世人。這真是無恥之極。此外，今天一些在邪路上滑下去的年青寫作者，寫出不三不四的現代詩，自然主義、形式主義的小說、散文，也高譴他們體現了「時代精神」，來自我陶醉，誤導善良的讀者，這是應該揭露和批判的。

事實上，時代精神不是任何人都能夠具有的。所謂時代精神，概括來說，不外是特定歷史過程中，先進人群的一種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這種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體現着那特定歷史過程的時代本質。時代本質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從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立場出發，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從而各自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方式把自己的命運跟時代聯繫起來。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在社會生活中，先進人群，勞動民衆，從來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積極的力量。他們的

社會實踐，為改造環境而艱苦奮鬥的性質和規模，總是決定了時代的內容和發展方向，因而必然成為各個歷史時期時代精神的充份體現者。如當日軍進犯馬來西亞時，先進的人們和廣大勞動民衆，便掀起波瀾壯闊的救亡熱潮，英勇的起來進行抗戰，充份體現了崇高的愛國精神。「抗日衛士」成了那個時代的內容。由於各民族各階層民衆的堅決奮鬥，抵抗日本帝國的侵略終於取得了勝利。很多當時的文藝工作者在他們的作品中，生動地體現了當時那雄偉壯烈的時代精神。這是由於這些文藝工作者，能夠以先進的立場，以實際行動參與救亡工作，把自己的命運跟時代聯繫起來的結果。那些貪生怕死，奴顏膝地當亡國奴的軟骨文人，他們怎能體現那種時代精神呢？他們的思想、作為，完全同廣大民衆相違忤。至於幾個當時逝世文人之擺起「過來人」的姿態，舞文弄墨，寫幾部以當時為背景的大塊頭書本，以此向批判他們的年輕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示威」（如叫嚷別人也拿出「貨色」來），和欺騙一些頑固糊塗的年青讀者，然而，他們到底無法體現那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徒呼奈何！像他們那樣充滿腐朽、落後思想的頭腦，以及與民衆相忤逆的生活行為，註定了他們也無法體現今天的時代精神。他們畢竟是時代的渣滓嘛！

★當前腐敗「文人」的叫囂★

今天，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自然主義的作品極為猖獗。有的還厚顏無恥的抬着「現實主義」的招牌，有的則得意忘形的舉着「現代派」的旗幟，有的又如醉如癡地幌着色情的「新潮派」的醜態。它們的內容，不是脫離現實，就是歪曲現實；不是掩飾醜惡，美化腐朽事物，就是咀咒光明，醜化新生事物。那些腐敗「文人」，有的「閉門造車」，杜撰「三角戀愛」，虛構「悽悽慘慘的愛情」；有的荒唐頹廢，大發「人生如夢」，「造化弄人」的灰色論調；有的則嘻皮笑臉，鼓吹「逢場作戲」，「遊戲人間」的享樂思想；有的乾脆搞狂人騷語式的「詩」「文」，狂熱地追求所謂「自我表現」，利用別人看不懂的「藝術」來騙人。它們或者在文字、佈局上玩弄花巧，或者在字裏行間，大放黃色、灰色、黑色的毒素。總之，這類作品，表現着極為腐朽、陳舊、邪惡的思想觀點，流露着非常卑下、沒落、病態的感情；而這種思想感情，正是在前進的歷史社會面前感到驚懼、覺得沒落而又掙扎圖存、妄想繼續行使欺壓伎倆的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他們有時也吹噓他們的作品是「時代的紀錄」，「現實生活的反映」，然而他們實在是在反映今天時代中他們自己所屬那一類人的沒落與可恥。他們那種頹廢、空虛的精神狀態，與今天意氣風發、五洲振奮的時代精神毫無共同之處！他們妄想仗着有錢有勢，利用濫造的數量、自封「作家群」的驕聲，就可以把真正反映現實，體現時代精神，符合民衆利益，有益於社會進步的文藝打倒、排除，使他那些烏烟瘴氣的東西充斥「文壇」、「藝苑」。這確是

美妙的計劃，但却又是可笑的幻想！現實是這樣冷酷，廣大讀者又那樣不賞臉，以至他們的「理論家」的大作，在書店台子上蒙了幾層灰塵仍然無人過問；以至他們的「詩人」，要以「師長」的「威嚴」，向年青學子「強行推銷」其「美妙」的「詩作」；現實到底是冷酷的，廣大讀者偏始終不賞臉，以至他們焦躁起來，利用電流播音，胡言亂語地嚷叫「人們不懂得文藝」，「文藝讀者太少」（？！）的鬼話。這是很滑稽（其實是很可恥）的。他們本身都不知道自己的日愈沒落，被人拋棄哩。或許他們有着江湖佬的厚臉皮，慣於大吹大擂和信口雌黃。不管怎樣，他們一心要做那必將消亡的時代的孤臣孽子，人們只好由他；但他們死心塌地要為社會少類人服務，轉移和模糊人們對現實的認識，硬要用骯髒的文藝灰塵蒙蔽人們的眼睛，這就難怪人們要舉起掃帚了！歷史的垃圾箱正等着裝收他們這些時代的渣滓。

★壓倒逆流·發揚傳統·促進文藝★

道理非常清楚，文藝創作必須符合民衆的利益，必須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體現時代精神。所有有良心、正義感、願對人群社會作出有益貢獻的文藝工作者，無論年老年青，都必須掌握先進的符合歷史發展的立場觀點，必須關心廣大人群的生活和他們的奮鬥精神，把自己同飛躍的時代聯繫起來，寫出真實地反映現實的作品。那些有意走文藝道路的青年，應該認識清楚文藝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等根本問題，以免一開頭便被那些形形色色的文藝化臉，引上邪路。翻閱過去的文藝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前人留下的寶貴的傳統。真實地、及時地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民衆的意願，把矛頭對準現實中的虛偽和醜惡，以符合改造環境的需要，這就是馬華文藝的一種好傳統。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無疑必須學習並發揚這種好傳統，促進文藝快步發展，巨大地發揮文藝的教育作用，出色地執行文藝所負的歷史任務。

在1919年到1942年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文藝的發展是曲折的，有順利前進的時候，也有遭到阻難挫折的時候。當我們看到1932年到1936年「整個文壇」「衰颯」，「報紙、副刊不但篇幅縮小，內容也變質了」的情況，我們也不禁的環顧當前文壇的情況。雖然有另一種新興的文藝在氣概昂揚地走着自己的道路，以自己的傑出的作品（貨色）回敬那些譏笑仇視者，使他們莫敢仰視，但在過去作為文藝主要陣地的大報副刊、雜誌，却只見「低級趣味的作品的泛濫」（引用方修先生「一九六八年的文藝界」一文中語）。此地一家大報的文藝副刊專刊「現代派」的作品，另一家大報的副刊編者，則大登「新潮派」的「流行貨」，甚至連「通姦」的題目也用上了。這是今天馬華文藝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逆流。為了削弱這股逆流的壞影響，壓倒這股逆流，為了促進馬華文藝朝向光明的前途大步邁進，所有「成了散兵

（轉入第十版）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1919—1942)

方修講述
古白筆錄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在星洲中華總商會演講

諸位先生：

今天非常抱歉，勞動大家到這邊來聽一篇很壞很壞的演講。這是李廷輝先生的「作品」。李先生是吃演講飯的。他到處講學。講政治，講哲學，也講南洋問題。他以為別人都有他這樣的本事，隨便走上講台來就可以滔滔不絕地應付一兩個鐘頭。實際上，這個想法完全是錯的。大家等會聽後覺得非常失望之餘，就譴責李先生好了。我們現在就來敷衍今天這一個鐘頭，越快結束越好。

今天要講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初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一九一九年是馬華新文學發軔的年份，一九四二年是日本人侵略馬來亞，新加坡淪陷的一年。這一段時間大概有二十二三年，它在馬華文學史上自成爲一個大段落。這一個段落裏面的文藝思潮，雖然沒有其他大國家那樣的好像長江大河般浩浩蕩蕩的蔚爲巨觀；可是，它也經過了一些很複雜的變化。大體上五六年就有一個大的變化，兩三年就有一個小的變化。今天我們粗略地分成四個時期來講那段時候一些文藝思想潮流的演變概況。

第一個時期是從1919年到1925年中。這五年間是馬華新文藝的萌芽的時期。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各種文學現象，例如戲劇的活動，理論批評的建設，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萌發。所以我們把這個時期叫做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時期。在這個時期的文學思想上，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封建思想的萌芽。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在一些作品上，在一些理論批評上，是開始出現了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不過這個時候，馬華文藝界所接受的，還不是中國的創造社郭沫若他們那一種很強烈很尖銳的反封建社會的文學思潮。它是接受了五四初期中國的文學研究會葉紹鈞、茅盾、鄭振鐸這一群人的文學思想。這一批人的文學思想是比較溫和、比較客觀和冷靜的一種現實主義。在文藝創作上，他們是屬於客觀的現實主義，他們也還沒有達到好像魯迅在「狂人日記」裏頭所達到的那樣子的思想水平。那樣子的很強烈、很尖銳地譴責四、五千年來的吃人的封建禮教。所以馬華文藝界當時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反封建思想。這一種反封建思想的萌芽，在初期還不是很顯著地顯露出來。在最初的三兩年，一般的作品，除了一些政論性的散文之外，反映在小說上、散文上、詩歌上的文學思想，連很溫和的反封建的思想還沒有出現。這時候出現的小說是一種「問題小說」，很多作者在寫作時並沒有冀圖在他的作品裏面暴露一

些什麼東西、諷刺一些什麼東西，而是冀圖來解決一些他們那個時候所碰到的問題。比如說，有一篇短篇創作，是最早出現在馬華新文學史上的小說作品，叫做「洞房的感想」。這個作品寫兩個朋友去出席一個新婚宴會，結果他們發現一個問題，他們在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那個時候，有一批青年剛剛接收了「五四」的新思想的影響，他們在「五四」以前已經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了婚，到了「五四」以後，接收了新思想，他們強調戀愛自由、婚姻自由，他們經常找到一個新對象，就跟原來的太太離婚，跟新的對象結合。這是不是對的呢？這兩個參加宴會的朋友就在宴會上討論這樣一個問題。結果他們以為這樣的一種行為是不好的。因爲在那個時候，舊式的婦女並沒有一種謀生的技能，一旦被他們的丈夫摒棄，她們就不懂得怎麼樣生活。所以另找新對象這種行動是不對的。這樣子的一種「問題小說」的寫作風氣，一直發展到一九二二年才告了一個段落。

從一九二三年起到一九二五年中，就開始多量地出現了一種抨擊那個時候的封建性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現象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內容包括反對那個時候的舊戲、中醫、中藥；反對那個時候的舊道德，反對對父母要盡孝，反對買賣婚姻，男女分校種種制度，反對社會上的舊習慣，好像抽鴉片啦、賭博啦、養婢蓄妾啦此類東西，或者是採用陰曆而不採用陽曆的保守思想。那個時候，他們完全接受了中國「五四」初期的那種反封建、反宗教，要推翻孔家店的思想。可是這個時候，他們的文學思想表現得非常的溫和，還沒有像中國創造社初期那樣強烈。這個時候，創造社的那種積極浪漫主義的影響還沒有到達馬來亞來。所以我們說這個時候，在文學上、在思想上，都是一個萌芽的時期。

接下來一個時期——馬華新文學史上的第二個時期，就是1925年中到1931年底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我們把它叫做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時期。因爲這時期的馬華新文學，在各方面都呈現一種飛躍進展的狀態，很多文體的創作在這個時候都開始成熟了，很多文學運動、文學刊物，在這時候很蓬勃地出現了。文學思想的演變在這個時期也非常的迅速。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馬華新文學的擴展時期。在這個擴展時期中，馬華文學思想上的主要的特點，這是新興文學思潮的興起。什麼是新興文學呢？就是1925年中，上海發生了5月30號的慘案之後，中國的創造社、太陽社、郭沫若蔣光慈這些人所大力提倡的革命文學。它的整

個名稱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簡稱「革命文學」。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文藝界發現了資產階級的力量非常的薄弱，沒有辦法負起中國民族革命、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任務；他們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在文學上，他們強調應該側重對無產階級的教育，側重對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宣揚，描寫無產階級的生活、思想和願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家大地主的壓迫。這樣的一種文藝思潮到了 1927 年國共合作進軍北伐宣告分裂以後，就是寧漢分裂以後，創造社一批人從軍隊中回到上海來的時候，就更加蓬勃了。大家是熟悉新文學史的，都懂得那時候在上海爆發了一場很廣泛，很熱烈的論爭。這一種思潮傳播到馬來亞來的時候，也被馬來亞文藝界承受下來，他們就發起了「新興文學運動」。大家恐怕引起殖民地政府的誤會，所以把名稱改了。他們那個時候有一種論調，是說無產階級是一種新興的階級（就好像我們稱新獨立的國家為新興國家一樣）。新興文學就等於是新興階級的文學。

星馬地區的文藝界接受了這一種思潮之後，在文藝活動各方面就很迅速地發展起來可是新興文學的風行時期，還不是在 1925 年那麼早，而是到了 1927 年以後才興盛起來。在 1925 年到 1926 年之間，是新興文學的一個醞釀的階段。這個時候，是直接承受中國創造社初期那種積極的浪漫主義，那種強烈地反抗封建社會的文學思潮。代表了這一方面的文學思潮的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在「叻報」出現的副刊，叫做「星光」，經常每隔三天出版一次。它的主持人是現在在印度國際大學做中國學院院長的一位姓譚的老先生，叫譚雲山。那時，他還是一個很熱情的文學青年，他組織了一個文學小團體，借叻報的版位出了這個「星光」副刊。這個副刊代表了那個時候一種積極的反封建的文藝思想。譚雲山這個副刊上面寫了很多雜文，他的雜文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其中有一篇題目叫做「南洋華僑教育的朕兆」。這篇文章的背景是這樣：1925 年底到 1926 年初，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展開了一場「驅長」（驅逐校長）運動。那位校長的名字叫做魯士毅，他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學士，由校方請來主持校政。可是，他的教育方法非常的陳舊，他的行動非常的不檢點，學生對他非常不滿，終於釀成罷課，要董事部開除這位校長，另外聘請一位新的校長。可是董事部堅決不接受學生的要求，一定要照舊聘用這位校長。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有錯當改），那個時候的董事長好像是陳嘉庚先生。陳嘉庚先生對當地的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他堅持團結，反對分裂，更加博得大家的尊敬，稱他做「愛國老人」，可是這個人在性格上非常的固執，特別是對於他所創辦的學校或他所支持的學校。所以他堅決拒絕更換校長。這麼一來，學生不肯罷休，董事部又不肯讓步，結果華僑中學就關門起來。從 1925 年底—1926 年

初發生風潮起，一直關到 1927 年底或 1928 年初，才恢復上課。在這大約為期兩年的時間內，很多華僑中學的學生就跑到中國上海的暨南大學去讀書。現在新加坡的文化界人士，如果年紀是在五十五歲到六十歲之間的，很多就是當時受了這個學潮的影響而轉學到暨南大學去的。譚雲山這篇文章也就是在這場學潮相持不下的時候寫的。譚雲山大力支持學生「造反」。他的理由是南洋的氣氛太沉悶了，思想界太閉塞了，只有學生起來抗議，起來要求改革，才能促使教師們把書教得更好，才能促使董事部把學校辦得更好，才能促使南洋華僑社會的風氣活躍起來。他這篇文章是用很熱情，很振奮的筆觸寫的。這樣的一篇文章，代表了 1925 年到 1926 年間的強烈的反封建的思潮。可是這個時候，新興文學運動還沒有到來，他最多只是迎接新興文學到來的一個先驅。

從譚雲山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不是站在新興階級的立場來寫，而是站在歐西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上要來衝破封建性的腐化的制度。所以這篇文章是沒有新興階級思想。到了 1927 年以後，譚雲山這種作品就落伍了，被更新的文藝思潮取代了。這就是新興文學思潮的崛起。在馬華文學史上，就叫做新興文學運動。在這個思潮影響下，很多作品都表現了非常強烈的階級思想。他們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表現了反對殖民地統治的精神。很多作品反映了膠工礦工等勞苦大眾的生活，以至勞資衝突，工警衝突的事件。（作品的背景多數是在泰南、蘇島、爪哇一帶）

當時整個星馬地區的報紙的副刊，只要稍微接到了時代潮流的影響的，都是這一類作品發表的園地。在這些作品裏面，最有典型性的，同時也可以作為例子來說明那個時候的新興思潮跟譚雲山他們的文學思想有些什麼不同的（較早的），是一篇叫做「拿督公公」的小說。（拿督是馬來人的神）

這篇小說的作者（署名海底山）作品裏面寫的拿督公公，是南洋群島的開闢者。他開闢了風光秀麗，氣候宜人的南洋群島。不久，三寶公來了，三寶公帶了很多華人到這裏來移植。他們兩個人一見面談得非常相投，兩人就結拜為兄弟。從此，華巫兩族人民非常和諧的在南洋群島上生活。有一回，拿督公公聽三寶公說西方有一個如來佛，他能夠超度人類上天成為神仙，只要去拜他做師父，聽他唸經，就可以長生不老，登上天堂。於是，拿督公公就跑到西方找如來佛，跟着他唸經，聽他講佛法。可是，一百年過去了，兩百年過去了，他並沒有修成正果，他覺得非常的後悔。有一天，他在眺望遠方的時候，突然發現他的故鄉南洋群島的上空，佈滿黑雲，並且傳起陣陣血腥的氣味。他覺得他的故鄉一定有事情發生，就馬上拜別了如來佛，回到他的故鄉。

真的，他只離開了一兩百年，整個南洋群島就變得不像樣了。歐西人都紛紛跑來，瓜分了一部份的土地。

地。有些給法國人拿去了，有些給荷蘭人拿去了，有些給英國人拿去了。他辛辛苦苦開闢出來的地方變得非常骯髒，非常難看。本來很愉快、很和諧地生活着的人民，現在，變得只剩下一把瘦骨頭。他一回來，很多穿着西裝禮服的紳士就把他包圍起來，把他載到市政廳去開「歡迎會」。他們告訴他，西方人來這裏開工廠，做買賣，造橋築路，興建大廈，救濟多麼多的南洋群島的華巫人民。

可是在後面的馬來人的代表、華人的代表、勞工的代表，每一個人都譴責西洋人剝削他們、欺負他們、利用軍隊來統治他們，利用教育來麻醉他們。拿督公公心里非常的混亂。他離開太久了，對當地情形太生疏了，他不懂得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他自己要去考察，自己要去巡視。西洋人要用汽車載他去巡視。可是拿督公公拒絕了，他要自己一個人慢慢地用他的眼睛來看，看他的地方上的情形起了怎麼樣的變化。結果，他發現，他的子民所說的是對的，西洋人所說的是謠話。於是，他草擬了一個計劃書，聯合他的子民，改造南洋，在南洋群島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獨立國。

這就是這一篇小說的內容大意。這一篇小說表現了什麼呢？它表現了馬華文學思潮，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最初的「問題小說」的階段，也不是很溫和的反封建的階段，也不是譚雲山那時的強烈的反對封建性的教育，但沒有新興階級思想內容的階段，而是一種完全嶄新的新興文學思潮。這一個文藝思潮從1927—28年間不斷發展，至1930年下半年達到了最高峰。後來，由於很多「文字案」的發生，這個文學思潮就消沉了下來。到1931年底就全面衰落了。因為那個時候發生的「文字案」，牽連了很多人，很多報紙遭到殖民地政府的不滿，有些副刊編輯和作者更被限令出境。

「光華日報」在1930年中首先發生了一宗「文字案」。因為它出了一個特刊，叫做「革命的五月」，每天一版，介紹在五月的一些紀念日，從五月一號介紹勞動節的歷史開始，接下來是五月三日的“濟南慘案”，五月四號的「五四運動」，五月九號的日本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件”等等，準備一直介紹到五月三十日日本人與西洋人在上海殘殺中國工人的「卅卅慘案」。這個特刊還沒有出完，就被檳城的殖民地政府命令停刊三個月。所有報館的編輯人員都更換了。

接着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叻報」，都先後發生了這樣的一類「文字案」。「星洲日報」的文字案也叫做「十字街頭」事件。那是1930年十月間的故事。「十字街頭」是一個詩劇。在這個劇本裏面，作者是寫馬來亞受到1929年的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地方上失業浪潮洶湧，礦工失業了，甚至連政府工部局的築路工人也被裁退了。失業的群衆滿街跑，在街上結隊遊行，一定要打倒資本家，搶回他們的生產工具。這就是「十字街頭」的大概內容。這篇作品

登出來之後，編輯（林仙崎）被殖民地政府趕出境了，作者（署名寰遊）因為殖民地政府要找他，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類似這樣的「文字案」接連發生了多宗，結果是大批報紙副刊宣佈停刊，大批作者先後停筆。這樣，到1931年底的時候，新興文學運動就完全結束了。

1932年起，馬華文學進入了另一個時期，一直到1936年底為止。這個時期在馬華新文學史上，就叫做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時期。因為在這個時期，文學運動消沉了，很多作者停止活動了，很多編輯改行了，也有一些人因為行情不壞而離境了。因為馬來亞的樹膠從一担一塊多錢慘跌到一担只有一角幾分錢，這種行情很少人能夠挨下去，所以紛紛移居到其他地方去。這樣政治上的原因，經濟上的原因，造成了整個文壇的衰弱。報紙因為行情的關係而收盤的也很多，副刊不但篇幅縮小，內容也變質了。所以這個時期，一連五、六年，整個的發展是一個很停滯的時期。但這時期的馬華文藝思想，也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馬來亞本位思想的形成。所謂「馬來亞本位思想」，這個是我一時想不到很適當的名稱而杜撰出來的。本來，本位思想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名稱。譬如，我們在同一個學校裏教書，你管你的，不管他的，自己顧自己的功課教得好，別人教得好壞你不睬他，不幫助他，這就是本位思想。可是我這邊講的本位思想並不是一個壞的名稱，而是說馬華文藝思想界開始有了一個明確的地理概念。開始規定了他們所服務的地理範圍主要是星馬地區，或者包括砂拉越與北婆羅洲。在這個時期以前，沒有這樣的地理概念。大家所談的總是南洋、南洋文藝。譬如，談到新興文學的時候，就說是南洋新興文學，談到地方色彩的時候，就說是南洋地方色彩，談到作家應該為當地努力的時候，就說“南洋的文藝作家應該以南洋為戰場”。沒有一個人有以星馬為一個地區的概念。可是，到了1932——1936這個時期，這樣子的一個明確的概念就開始形成了。這個概念的形成，也有它的發展過程，其中經過了兩場的大論爭。

第一場論爭是「地方作家談」引起的。「地方作家談」是一篇文章，是一個叫丘珍寫的。他是去年過世的華僑中學的教師丘絮絮的叔父。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文學青年。他寫了這篇文章介紹「地方作家」，第一次提出了「馬來亞」這樣的一個地理概念。這一篇文章寫得並不好，因為它只是說馬來亞應該有其地方文藝，應該有其地方作家，不應該跑到上海去投稿，不應該以為中國、上海才有作家。他並沒有指出馬來亞的文藝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文藝。加以那個時候有些人認為他介紹得不公平，因此引起了一場綿延好幾個月的論爭。這場論爭的內容是沒有意義的，可是這位作者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馬來亞」這個地理概念，在歷史上却有它重大的意義，它第一次在文藝思想上反映了當地作者確定了「馬來亞」為其服務的對

象地區。

第二場論爭，是關於「馬來亞文藝界漫畫」的論爭。「馬來亞文藝界漫畫」是一篇雜文，這篇文章的作者叫曾艾狄。這個人聽說後來跑到中國北方去讀大學，解放後，他是廣州「南方日報」的總編輯。那個時候，他住在怡保，似乎正在讀中學。他寫了這篇「馬來亞文藝界漫畫」，文中大罵馬來亞的文藝界是「搬屍」的文藝界。所謂「搬屍」，是說把別人的言論主張當着僵屍從別的地方搬到馬來亞來。諸如：中國有了「大眾語運動」，馬來亞就有「大眾語運動」；中國提倡「新興文學」，馬來亞也提倡「新興文學」；中國提倡「拉丁化新文字」，馬來亞也提倡「拉丁化新文字」。他的意思是說馬來亞很多理論家，都是死板地抄襲中國方面的文學理論。

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巨大的一場風波。很多人都寫了文章來批評曾艾狄的觀點不對。因為一些文藝創作原理或其他一些原則性的東西，不可能馬來亞特別跟別人不同。所以如果是一般性的介紹，我們不能夠說它是不對的。好像馬來文學吸收了印尼的東西，中國新文學吸收了英國、美國、蘇聯的東西，馬華文學吸收了中國的東西，這個不能夠說是不正常的。當時這一場論爭除了糾正曾艾狄的觀點的偏差之外，更獲得了一個很意外的收穫。因為通過了這一場論爭，大家發現了一個道理，就是說：不管你怎樣強調地方作家，不管你怎樣痛罵「搬屍」，如果一個作者沒有一種知識，他就不可能使馬來亞的文藝，脫離了中國的軌道而獨立。這種認識是什麼呢？就是馬來亞的每一個華人，每一個住在馬來亞的人，都應該為馬來亞地方社會的進步而努力。只有抱着這樣的思想，他搞起創作來，才能夠使到他的作品跟中國的作品慢慢的不一樣。如果沒有這樣的認識，只是天天在那裏講地方色彩怎麼樣漂亮，「沙爹」怎樣的好吃，這樣是沒有辦法建立本地的文藝的。就是說，建立本地文藝應該從內容着手，不是從形式着手，不是從描寫樹膠、描寫椰子，描寫「真者里」這些東西着手。所以當時有一個叫做「馬來亞的新文學」的口號提出，又叫做“反封建的、民族自力更生的大眾文學”。這是當時這場論爭的一個很重大的收穫。然而，得到這樣的結論，這樣的收穫，這樣的“馬來亞本位思想”的形成，已經是 1936 年杪的事，也是這一個時期快要結束的時候。馬華文藝思想界所付出的代價，也可以說是很不小了。

接下來是今天我們要談的最後一個時期，就是 1937 年到 1942 年初的時期。這是馬華文學史上少有的一個繁盛時期。這幾年間，不論是文藝思想上，理論批評上，文藝創作上，各方面都是充份的成熟。各種各樣的人才，不管是搞創作的，拍戲劇工作的，搞理論批評的，這個時候特別的集中，報紙副刊也特別的熱鬧，多姿多彩，內容非常充實。所以我們把這個文學時期叫做「繁盛時期」。這個時期的文藝思想

界也有它的顯著特點，就是反侵略思潮的高張。就是說在這個時期內，反映在馬華文學作品裏面的思想是一種高度的反侵略的思想。因為這個時候時局非常緊張，是一個火的時代，血的時代。1937 年是中國對日本全面抗戰爆發的一年，1939 年是歐戰爆發的年度，德國開始出兵打法國跟英國。1941 年德國又出兵打蘇聯。1941 年底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侵略馬來亞。這樣的風詭雲譎，接連好幾個年頭（1937 年到 1942 年初），生活愈來愈緊張，鬥爭愈來愈尖銳。所以在思想界，就出現了反侵略思想的高潮；而且是不斷的升張，不斷的擴展。

起初，這個反侵略的思潮，它的重點是「抗日」和「救亡」。全體華僑，各商會各社團，在陳嘉庚領導下組織了「南僑籌賑總會」。籌募義款和物資去救濟中國的傷兵和難民。在社會上又展開了抵制日本貨以及種種「不合作運動」。比如說，大批工人在日本人的礦場做工，這個時候全部辭職，退出礦場；很多商人本來代理日本的味精、布料、玩具，這些貨物全部凍結起來，改賣中國貨或歐洲貨。這些在當時都叫做「不合作運動」。也有許多青年、學生、文藝工作者投身到「鋤奸團」去。因為當時還有些人暗地裏跟日本人做生意，買賣日本貨，必須用行動來懲戒。這種「鋤奸團」是半公開半地下的愛國組織，英國人也不太管。這種半公開半地下的組織，除了對付那一些買賣日本貨的奸商之外，也與形形色色的漢奸如汪派、托派，以及日本人的間諜特務展開鬥爭。還有一些文藝工作者放下他們的筆，跑到中國前線去參加抗戰。總而言之，整個文藝界都處在一種非常狂熱的、愛國主義的激流中。救亡熱潮和愛國精神，統攝了整個文藝思想界。

這種思潮到了 1939 年秋歐戰發生後，便進一步的發展，除了抗戰救亡的內容外，還有“援英運動”的推行。到了 1941 年，德國出兵打蘇聯的時候，更有了一個大變化。這個時候，文藝界提出了「反侵略文學運動」。就是把對日本的抗戰擴大起來，成為最廣泛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運動。因為德國出兵打蘇聯之後，整個世界非常鮮明地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反法西斯的、捍衛正義、拯救人類的陣營；一個是法西斯的、最反動的、瘋狂屠殺人類的陣營。這個時候，中國的抗戰已經不僅僅是中國本身的問題，華僑的救亡也已經不單單是華僑本身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生存或者滅亡的問題。中國的抗戰、華僑的救亡，跟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根本沒有辦法分開。所以馬華文藝界發動了「反侵略文學運動」。

到了 1941 年年底，日本人打馬來亞的時候，這個反侵略思潮又有一個新的變化了。文藝界的口號變成了「抗日衛馬」，主要是保衛星加坡。當時，日本兵從北馬長驅直入，很快就迫近新加坡。英國政府一



從「北越軍入寮作戰」說起

寮國的局勢正急轉直下，寮國愛國戰線黨（本地某些報章稱為「自由寮」或「寮兵」）領導的部隊，攻下了原來由右派親美軍隊控制的重鎮蒙綏，接着，又連續奪取了右派軍的幾個據點，使右派軍隊的士氣空前低落。

衆所週知，寮國右派軍隊所打的仗，是由美國出顧問、出金錢、出空軍、出軍事物資，由右派勢力出人充當砲灰而打的仗。美國的空軍在寮國經常連人帶機被左派軍隊的地面上擊落，人職俱獲，無法否認。

現在的問題是：左派軍隊被美國看做是山野裏的土包子，沒有什

麼文化，而全副美式裝備，又由美國顧問訓練和指揮的右派軍隊竟然被「土包子」打得焦頭爛額，暈頭轉向，那豈不是丟美國人的臉？於是，什麼「北越軍入寮作戰」的神話故事就編造出來了。說寮國右派軍隊敗在裝備精良、身經百戰的「北越軍」手裏，「雖敗猶榮」。更重要的是：美國就振振有詞地說：「北越軍侵略寮國，而美軍還是為了保衛寮國而入寮的。」這顯然是為下一步美國戰鬥部隊公認入寮打仗鋪路。

「北越軍入寮」，完全沒有證據，但是，美軍助右派軍隊在寮作戰，公然對寮國的山林農村狂轟濫炸，這是連美國人也不敢否認的事實。俗語說：「惡人先告狀」，又

說「賊喊捉賊」，大家看，美國的作法，像不像這兩句俗語所形容的呢？

由這個問題，使我們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看報章要善於辨別是非和真偽，特別是小心看待西方通訊社的電訊消息，不要以為報上刊出的東西百分之百的正確翔實。叫做賊的人發出報導他的盜賊活動的正確消息，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他們是一定把真相隱瞞的。「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句話有毛病，經常是：「秀才不出門，看報不思考，搞錯天下事。」古語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在此時此地，不妨說：「盡信報不如無報」。

★ 小 小 ★



登月之舉與美之悲哀

← 環 球 →

美國的阿波羅是登陸月球了。着陸月球，從科學技術上講，當然有破除神鬼等迷信的作用。除此之外，看不到美國的阿波羅登月對人類有什麼好處。

美國政府為了實現太空人登陸月球的計劃，一共用了八年多的時間，費用則達二百十億到二百四十億美元。但就太空人在月球逗留來算，每小時要花八十億美元。（這次太空人在月球逗留了兩個多小時）。美國政府肯花這麼筆龐大的金錢搞登月之舉，却不肯花錢去救助美國三千的貧民（其中有一千萬是要捱餓的赤貧者）。美國政府現在共欠了五千多億美元內債外債，無

力償還，却拼命搜括一千億美元去發展「太空科學」，這太空計劃，不為着給人類造福，其意已明；而太空計劃是不單純在搞科學技術，而是另有政治目的，其意也明。



• 打喊人人，龍老街通如勃麥克路
（「利潤開新」圖美較原）

人們都說美國政府企圖藉阿波羅達到的政治目的有二：一曰轉移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之視線；二曰提高美國在越戰及世界各地喪失殆盡之國聲望。前者欲使人們忽視美國的侵略與戰爭罪行，後者欲使人們相信美國偽裝的「和平」、「慈善」面目。而二者都為美國政府更加方便推行侵略和戰爭政策。但是，事實上美國此一勞民傷財，樂了一小撮，苦了一大片的冒險，只是更清楚地在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其本質。

所以，緊隨阿波羅登月返地球之際，美國總統尼遜便來東南亞訪問。然而，他到處遇到炸彈的爆發，反美示威的戰叫。他一點也沒有從阿波羅登陸之舉上撈到什麼新的政治資本。這就是與人民為敵的美國政府的悲哀。

西方貨幣危機剖析

六月上旬，西方世界再一次受到嚴重的金融危機風暴的猛烈衝擊。在這場金融風暴中，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波恩、蘇黎世等地的金融市場，又刮起了一股拋售法國法郎、英鎊和美元，搶購西德馬克的風潮。

法郎、英鎊、美元，是今天西方世界的三種主要貨幣。它們再一次同時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使西方各國驚慌失措，亂成一團。這種險惡的局勢，表現了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表現西方世界金融貨幣體系已經到了瀕於土崩瓦解的地步。

上個月這場金融危機風暴，是由於法國法郎再一次受到拋售風潮的猛烈衝擊而引起的，其導火線則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在四月二十八日被迫宣佈辭職。

戴高樂的下台，是法國政治經濟危機急劇發展的結果。本來，在戴高樂下台之前，西方金融界人士，便預料戴高樂可能在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中過不了關，從而預測法郎能在戴高樂下台後被迫貶值，於是大量拋售法郎，搶購黃金和地位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的西德馬克。這股拋風，很快就波及英鎊和美元。戴高樂在「公民投

票」中遭到失敗之後，有關法郎、英鎊可能貶值，以及西德馬克可能增值和其他的種種估計，在西方各主要金融中心迅速流傳，這使得這些市場上拋售法郎、英鎊和美元的拋風，以及搶購西德馬克、黃金和白銀、紅銅等貴價金屬的搶風越趨猛烈，在五月九日達到了高潮。在這股拋風和搶風的强大壓力下，法郎、英鎊和美元的匯價不斷下跌，降到官方牌價以下。倫敦的黃金價格在五月八日上漲到了每盎司四三點六五美元（官價是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西方各主要金融市場一片混亂，荷蘭盾、瑞典克郎、意大利里拉、比利時法郎，也都在被拋售之列，同時受到打擊。

這股拋風和搶風，一直到五月九日晚上西德官方宣佈西德馬克不增值之後，才暫告平息。據西方金融界人士估計，西德此舉，「不可能使歐洲貨幣市場危機得到很長時間的平靜」。倫敦「泰晤士報」在五月十日的社論說：「現在假如再有幾個月時間的平靜，那我們就運氣了。」這表現，西方國家對西方貨幣危機的前景，依然惴惴不安。

在西方世界這一次金融危機風暴中，法國的法郎雖然再一次首當其衝，但是美元和英鎊也受到沉重的壓力。西方金融界普遍擔心：法郎一旦貶值，英鎊、美元及其他一些西方貨幣也將發生連鎖反應。

西方國家之間在金融貨幣領域裏的利益衝突，在最近這一場金融危機風暴中，再度表面化和白熱化。

當前西方各國在金融貨幣領域內的明爭暗鬥，集中表現為：美國及英國，企圖犧牲西歐大陸國家的利益，來維護目前以美元和英鎊為主體的金融貨幣體系，以保持美、英在西方金融貨幣領域中的特權地位；而以法國和西德為主的一些西歐大陸國家，則強烈地反對美、英這種做法，要求美、英作出犧牲，以免現行的西方金融貨幣體系馬上垮台。同時，這些國家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打擊美元、英鎊、以抬高本國貨幣的地位。

去年以來，在西方世界頻頻颶起的金融危機風暴中，美國和西德之間的利益衝突，比美法之間的衝突表現得更為突出；而且，美國與西德在金融領域裏的角逐，有越來越激化的趨勢。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去年十一月間，西方世界爆發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鎊貶值以後的第三次金融危機大風暴。在那次大風暴中，美、英企圖迫使法國把法郎作小幅度的貶值不遂之後，美、英、法又強烈要求西德馬克增值。當時，在波恩舉行的十國緊急會議上，西德代表同英、法代表會進行了極為激烈的爭吵。對於美國，西德經濟部長席勒在會上毫不客氣地諷刺「美元的比值定得太高」，不是馬克需要增值，而是美元應該貶值，也就是美國應該提高黃金對美元的比價。今年以來，美元曾經一再公開向西德施壓，要它把馬克增值，西德則至今堅決不幹。這是西德同美國之間一種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目前，在西方世界的金融貨幣領域內，依然陰霾密佈，正在醞釀着更大的危機風暴。今後，隨着西方金融危機的急劇發展和不斷深化，不僅英鎊，美元和法國法郎，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另外一些同美元聯繫特別密切的西方貨幣如加拿大和日本元等，地位也十分不穩。而跟美元、英鎊等同屬一個體系的西德馬克，也不可能「一枝獨秀」，事實上，西德拒絕把馬克增值，就暴露了它的虛弱本質。

• 高 立 •



經 縱 談
濟 橫

越南正很快地變成一場一千億美元戰爭。

美國政府的數字顯示一九七〇年國防預算將增添二百五十四億美元到那筆獲官方承認遠溯到一九六五年的開支上面，而將那場戰爭的代價提高到一千零八十二億美元。

隱匿與間接開支大概使這場戰爭的真正開支增加數億美元，雖然由於美國官方的守祕政策，這些項目的範圍有時很難估計。

例如美國政府正在施捨千百萬美元經援以加強像泰國與寮國這類能影響該地區的力量均衡的越南邊界國家。

五角大廈的預算把越南開支歸入一個題為「對東南亞軍事活動的估計特別支持」項目下。

這項開支包括維持數十艘戰船，數百架飛機與直昇機和六十三萬四千名在越南與外圍地區的軍事人員的費用，以武器和配備形式提供越南，泰國和寮國的某些軍援；贈給越南的糧食與別的物資。所

有這些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共達一千億美元以上。

不過這些開支並未完全反映別的一些與越戰有關的開支。例如美國於一九六五年在泰國的塔薩希普附近為泰人建造的機場。這個機場的目的是處置KC-135式加油機與執行在寮國與南越上空的轟炸任務的B-52式機。這個基地的代價遠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

遠溯到一九六五年會議年度的越戰總帳目如下：

一九六五年，一億零三百萬美元；一九六

六年，六十億九千四百萬美元；一九六七年，二百零五億五千七百萬美元；一九六八年，二百六十八億三千九百萬美元；一九六九年，二百九十一億九千二百萬美元；一九七〇會計年度的計劃開支，二百五十四億美元。

美國在打了三十七個月的韓戰中的開支約為一百八十億美元，二次世戰每天約花二億五千萬美元。

千億美元的越戰

泰國禁舊汽車入口

為什麼泰國要禁舊汽車入口呢？一說是：泰國已經辦起了汽車接配廠，故此有需要禁止外地舊汽車運銷泰國，以使在泰國裝配的汽車可以多銷些。

另一說則認為：此事與日本的新舊汽車向泰國傾銷的數量越來越多有關。

根據泰國官商表示：對日本財團企業在泰國的擴張活動，心存戒懼。

有個曾任泰國政府部長的名流最近驚嘆說：「恐怕就會有這樣的一天，我們清早起床的時候，可以

據悉，泰國的車行，每年向香港、星馬等各地購買舊汽車，為數不勝。粗略估計，泰國每年由外國輸入舊汽車，數值約合六千萬港元左右。

今年四月，泰國政府頒令：禁止由外地輸運舊汽車入口。

發現泰國工商業界各行各業，全被日本資本家掌握操縱了。」

為什麼日本的財團是那麼的神通廣大，可以輕易的就吞併了泰國的工商各界呢？

一個泰國商會的首腦人物這樣說：「泰國本來歡迎日本財團的投資合辦企業，最初是各半出資的。即各認股百分之五十。但在合資企業創立後，日本的財團就立刻大舉增資；而泰國商家却沒有多餘的錢去增加投資。如是單方面增資的結果，日本財團很快就佔了合辦企業股本總數的八、九成，形成獨佔。這也就是企業被吞併。」

日本貨向泰國大傾銷，的確引起泰國官商感到恐懼。

泰國政府經濟部長乃汝差納就曾經在一次議會上，這樣的說過：「去年，泰國對外貿易入超一百一十三億銖；其中，對日貿易入超也就佔了五十五億銖以上，合佔總數百分之五十。」

乃汝差納說：「因為貿易入超數巨，本年度泰國外匯收支赤字七千萬銖，明年度將增至為三億銖，後年還要再增至為七億六千萬銖。」

乃汝差納認為：泰國對日貿易入超數巨，引起泰國財政經濟發生很多問題。

一 振 標

編 稿 話

本期刊登了方修先生的一篇演講詞：「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1919—1942）」，相信愛好文藝的讀者將感到高興，特別是沒有機會去聽那次演講會的讀者。這篇演講詞對於其他讀者來說，也是可貴的，因為它談的雖是文藝方面的問題，但讀者可以從中獲得對（1919—1942）那個歷史時期社會思想狀況的一種扼要的認識，因此值得向讀者推薦。

由於稿擠，「哲學淺談」與「社會一角」兩欄暫停一期。



「黑人之國」掠影



五月廿五日，蘇丹共和國發生政變。蘇丹是北非最大的國家，幅員為二百五十萬多平方公里，位於尼羅河流域中流地區，首都叫着喀土穆，也是彼邦最大的城市。

蘇丹原是埃及屬地，一八八五年英國在佔領埃及後幾年，以鎮壓「叛軍」為名，進軍蘇丹。一八九九年，英國強迫當時被英國軍隊佔領的埃及接受關於共同管轄蘇丹的協定。然而，名義上是「英埃共管」，實際上却是英國獨管，而埃及只負擔佔領費。因此，蘇丹從那時起實際上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

第二次大戰以後，蘇丹人民和其他殖民地、附屬國人民一樣，政治覺悟大大地提高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蘇丹議會的代表院（下院）及參議院的選舉中，由愛國的「民族聯合黨」獲得了多數席位，使

蘇丹在三年後得以獨立，成為共和國，時維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

近五十多年以來，蘇丹人民曾在英國統治下飽受苦難。獨立前，彼邦人民的平均年齡只得廿七歲；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不識字；全國兒童中，能進學校的只有四萬人；大多數兒童從五六歲起就被迫開始擔負工作，遭受殘酷的剝削。

蘇丹全國共分九省，共有人口一千一百萬多一點，北部六省大部份為阿拉伯人，南部三省多為蘇丹黑人，約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不過，「蘇丹」意即「黑人之國」，出自阿拉伯語。

蘇丹中部的土地肥沃，盛產棉花，其中出產於芝斯拉地帶者更是世界最優良的品種之一；棉花佔彼邦出口總額一半以上，故又稱「棉花國」。其他著名的出產還有阿拉

些羅馬建築物中，予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劇場，它座落城中心，傍山而築，在山的斜坡上建了三層看台，可容納六千觀眾。

離開安曼，經過新建的哈新體育城，向北走三十哩，穿過基列德山脈，即可到達耶拉斯——羅馬時代的名城，在公元一世紀及二世紀時，十分繁榮。隨着羅馬帝國的衰老，該城也日漸衰退；而八世紀末葉的一次大地震以及十字軍的侵佔，該城仍完全沒落。十三世紀時，它已成廢墟；在以後的五百年內，不斷受風沙的吹襲，終埋在沙堆裏。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才被一名考古學家發現而重見天日。現在，該城已建有新城，而且廣植橙樹了。

位於安曼西南僅卅哩的死海是地球的最低之點——躺在海面之下一千二百九十七呎。在約旦河注入死海之處的西岸就是傳說上的耶蘇施洗的地方；那裏的河道狹窄，河

伯樹膠「佔世界產量八分之七」，烏木、竹、「巴派斯」（一種可以造紙的草）等。

蘇丹東北角瀕臨紅海，但通過蘇彝士運河來往歐洲及東南亞的輪船，經過紅海時，多停泊在亞丁港，而不泊蘇丹港，因此該港的經濟價值不大。不過，彼邦已開採的金礦多在紅海附近山區，其他各地礦產多未開採。此外，紅海沿岸是捕魚場，對民食有一定的價值的。

位於南端的金伊蒂山是蘇丹最高的山，海拔一萬四百多呎。離該山不遠的珠巴是彼邦南方重鎮，現有新式旅館接待各地遊客。跟珠巴遙相對的北方邊城瓦地哈爾法亦有新型酒店迎賓。

首都喀土穆也是教育中心，喀土穆是非洲著名學府之一。

—而新—

水混濁，又常泛濫。

約旦河和死海都是約旦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以後的邊界是由北而南，幾乎成一直線，直達阿喀巴海峽。

由安曼南走一百六十五哩，便可到達彼特拉城。它身處嵯峨的沙石山群之中。岩石的主色是玫瑰紅，但石紋有藍、黃、灰和深淺不同的紅色。大約在公元前三百年，那拔蒂的阿拉伯人定居於斯，而且成為來往於阿拉伯和地中海之間商旅隊收藏財物之所，在以後的四百年裏，住在那裏的人從岩石鑿出一座城池；宮殿、廟宇、民房和墓地，都從懸岩表面向內鑿而成，連水管也不例外。在羅馬人入侵時期內，該城增加了許多新的鑿成物，包括一座可容三千觀眾的劇場，一列街道和一座宇斯神廟等。該城亦一度湮沒（大約有五百年之久），到了八一年才被瑞士探險家布爾赫德發現而重為世人見到。

約旦 名城

清 曼跟台拉維

夫（以色列首都）在差不多相同的緯度上遙遙相對。二十年前，安曼是個只有居民二萬五千的城市；但在今天，人口已達二百五十萬，不規則地散佈在七座小山之間。城內的燧石器具，證明在石器時代（即安曼在公元前一千年被形容為「水城」之前）已有人類定居於斯。公元前三百年，埃及王多祿某二世建了該城，命名為「菲拉第爾菲亞」。羅馬人來了之後，希律王首先在城岩舊址建了一座希古勒斯神廟。安曼於是成為羅馬式城市之一。在那

秦始皇對中國的歷史有他一定的推進作用，但它畢竟是專制時代的君皇，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從鞏固自己的統治出發。他使分裂的中國統一起來，這自然是有他一定促進作用，但更基本的，這並不全是他個人的力量，而是當時的人民要求統一，以便解除由戰爭而引起的種種痛苦。而且也是由於勞動人民開闢了大量荒地，消滅了以前把各諸侯分隔開來的草原和森林，使全國耕地連接起來，這才造成了他能夠統一的條件。但秦始皇是認識不到人民的力量的。他認識到的只是武力，他以為統一中國完全是武力的成果，他要靠軍事的鎮壓維持統治至千秋萬世，他以為在消滅民間兵器後，用嚴刑重刑來威嚇人民，就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敢反抗，也沒有人能反抗了。但他想錯了，人民是鎮壓不了的，「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只在他死後的第二年，他的兒子剛上台不久，勇敢的中國人民就「揭竿而起」，用鋤頭，用木棒，來推翻暴秦的統治了！領導反秦的就是兩個農民出身的陳勝和吳廣。

在秦始皇死後的第二年，秦始皇的兒子秦二世胡亥大徵兵，被強行徵發的都是貧民。陳勝（也有些書寫作「涉」）和吳廣就是被強徵了去的，而且被指定為壯丁隊長，在徵官兵的嚴密監視下，出發到長城邊的漁陽（今河北密雲縣）去守邊，防禦北方匈奴的入侵。

陳勝、吳廣這兩位壯丁隊長率領着同時被徵的九百個戍卒，路過安徽的大澤鄉時，由於一連下了二十多天的大雨，道路泥濘，不能行事，有三千里迢迢的路程，在政府指定的日期內，是無論如何也抵達不了。而按照秦朝覆酷的法令，這些被徵發去守邊的戍卒，若邊期不到就要被殺頭！因此反正是個「死」字，起來反抗，也許還可以不死，這種情形下，他們就殺掉押解壯丁的兩個尉官，實行揭竿而起！

陳勝、吳廣等在大澤鄉揭起了義旗之後，許多苦難的人民，都自動組織起來，參加他們的隊伍。這些人民的隊伍，有的只是原始的武器——鋤頭和木棒，

但就是因這些武器，一路打敗了秦朝的軍隊，不過十天光景，就由九百戍卒擴展到「車六七百乘，騎千餘，率數萬人」了！秦始皇以為燒毀民間兵器就可以防止人民拿兵器造反，陳勝、吳廣的起事，却用事實粉碎了秦始皇的這套封禁兵器的政策，也給予一切唯武器論者以強烈的諷刺！

陳勝、吳廣等發展得很快，但在很快的發展中，也潛伏了政治的危機，以前六國的貴族，以及許多舊官僚份子，也想利用農民的武力

• 在推翻秦的統治後，來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他們鑽營逢迎的手段，盜竊了農民軍的政權。其中張耳、陳餘二人就是這班人的代表。反秦的軍事力量越發展，他們的活動就越積極，最後竟然運動了陳勝的第三路大軍主帥武臣跟他們一起來叛變陳勝，使陳勝的第一路大軍吳廣，失掉策應而完全失敗，另一路大軍周文也被秦將章邯所擊敗，陳勝吳廣的軍隊竟因此而受了極大的打擊。

另一方面，那時的農民起義還只是單純的反抗，沒有提出一套明確的政策方針，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陳勝吳廣雖然是農民出身，但是，在封建社會中，他們的起事有了進展之後，就產生了做皇帝的野心，也容易產生驕傲自滿的心理，導致脫離群衆。這樣的事起，不是由於領導人驕傲自大，弄得衆叛親離，內部分裂而失敗就是以某個野心家奪得政權，當起專制皇帝，建立新的封建統治而告終。

陳勝吳廣的起事，經過六個月之後就瓦解了。但這並不等於農民起事的活動完全沉寂下來，相反的，反秦的浪潮却越來越大，各地的起事相繼而爆發，形成了巨大的浪潮，勢不可當，銳不可當。到最後，由農村流氓出身，但却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劉邦取得最後勝利，建立了漢朝。

• 如 •



（接廿二版）

驚慌。」曹包拍拍貓舅的肩膀說：「我早就料到有人要圍攻我們了，就好像當年的魯迅……。」

「可是可是……那些後生小子太可惡了，弄到我堂堂的老作家貓先生威信掃地，真是氣死我了，真

是氣死我了……。」貓舅說了就跌坐在椅子上，不住地喘氣，眼珠翻白，差一點沒死過去……。

第二：「星月」的發行者，也是一個書店的老板，把兩千多本「星月」戴了回來，送回給曹包。

「這是怎麼搞的？」曹包問。

「給人家抵制，只賣了兩三百本，其他的賣不出去了！」書店老板說。

「真是氣死我了！真是氣死我了！」他曹包氣得講不出話來，往椅子上用力一坐，竟把椅子坐斷了——一個四脚朝天他曹包狼狽不堪！

學了就要用

仰幹

在人的一生中，年輕時期是一個十分寶貴和美好的時期，也是進行學習的最重要的時期。我們說的學習，當然是說學有用的知識，學正確的理論，通過學習提高我們思想認識和加強我們的工作，俾便更好地為社會人群服務。要全心全意，腳踏實地去做有益於社會人群的工作。一個青年人如果有了正確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最好也沒有意義的。

因此，我們年青人應當把學習與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做到工作好，就必須要學習好，不好好學習的人，必然會趕不上形勢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學習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為民衆服務，我們一切學習中都應當明確這個思想。有一些青年對學習的考慮，不是從為民衆服務的需要出發，而是以個人的名利出發；也有的人還存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舊思想，只是想通過學習做個「人上人」。這些想法都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一種表現。

也有些人讀了一些好的新的理論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是並沒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裏生根，不會應用，思想感情還是舊的。這種

人可以說是為讀書而讀書，這對為民衆服務又有什麼用處呢？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就動搖了。這種人對社會人群又有什麼用處呢？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學就是為了用。

學習和工作相結合的基本方法是做什麼，學什麼，一邊做，一邊學。在勞動、工作實踐中處處抱學習態度，有意識地去進行學習。這種學習，既能推進工作的發展，又最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收到的效果也最大。

學習和提高思想認識是終身的事情。俗語說：「學到老，學不了。」誰要是學到一些東西，便滿足起來，不再前進，誰就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在糾正錯誤思想方面，更不能放鬆。在人的頭腦中，

正確的思想和不正確的思想，總是不斷地打架，不斷地掙扎着的。社會上的那些壞的思想意識經常地影響着我們。如果稍一疏忽，稍一麻痹，那些錯誤的、腐朽的思想就會滋長起來。因此，我們永遠不能自滿，要不斷地堅持學習，進而充實自己，提高自己，俾能分清是非好壞。同時，我們也要永遠地虛心謹慎地根據正確的立場、原則、方法來嚴格檢查自己的行動和思想，進行自我批評、糾正缺點和錯誤，抵制壞思想的侵蝕，使自己的新的思想品德不斷地生長起來，從而使我們在為社會人群服務的事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技高胆未必大

我們常聽人們說：技高胆大。這就是說一個有着高超技術的人，也一定有過人的膽略。所有有卓越技術的人們，真的全是無所畏懼的嗎？事實不全是這樣的。技高胆大，這句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技高胆大這句話的最大毛病在於：它忽略人的思想對人的行動，所起的重大作用。我們知道，有怎樣的思想，就會怎樣的行動（當然行動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思想）。因此，一個自私自利、貪生怕死的人，就算他掌握了天下無雙的高超技術，當他運用這些技術去操作時，有可能傷及他的身體，甚至有生命的危險，我們很難設想這種人會勇敢地進行這項工作。比如，一個進行不義戰爭的士兵，它的武器

裝備特別優良，作戰技術也十分高，可是由於作戰目標不明確，當然沒有勇敢犧牲的精神，反而是貪生怕死，整天想着如何避免被對方子彈打中。這樣一來，縱使他有過人的作戰技術，也不可能勇敢作戰。目前，在世界上的一些戰場上，正有許多這樣的士兵。相反的，一個具有高度愛國思想的新兵，從來沒有正式打過仗，對作戰技術也掌握得不夠，當敵人來侵犯的時候，他却會英勇作戰，而且經常也會打勝仗。很明顯的，並不是因為他作戰技術高超，而是由於高度的愛國心、高度的犧牲精神所使然。當然，這種愛國戰士經過鍛煉，他的技術必然會高超起來。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看

出，決定一個人勇敢不勇敢（也就是所謂大膽），並不是技術高不高，而是人有沒有正確、崇高的思想。認識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誤以為「技高胆就大」，以為只要自己對各種能有效地服務社會人群的技術，熟練地掌握，便可以很好地為社會人群服務，而忘記了從個人的思想上下功夫。這種技術掛帥的想法和做法，必然會使到我們走錯路的，使到我們碰到事情時，由於思想不健全，怎樣好的技術都不能派上用場。

當然，我們是不否定對於各種技術掌握的必要性。一個有着正確思想，而又有高超的技術的人，必然會更勇敢、更好地完成工作的。另一方面，思想上搞通，往往是學好各種技術的先導，我們不是看到許多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的人們，迅速而有效地克服了各種各樣的技術難關嗎？

歸根到底，大膽不大膽，還是決定於人們的思想，決定於是是否能有無私的精神，而不是技術的高不高。因此，我們說技高胆不一定大，從事各項工作不能以技術去統帥，而要把思想認識問題放在第一位。

閻之



做事要有預見

有句成語叫「防患於未然」，它的意思是：凡事應該有預見，預先防患。不然，事到臨頭可就麻煩了。

我們知道，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發展的一般規則。我們可以根據它的規則，預見它的結果，防患於未然，也就是說事先要做充分的準備。

要怎樣「防患於未然」呢？首先，在思想上，對事情應該養成有

「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的精神。這就是說，我們不但不要做「不承認主義」，認識到工作上可能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而且要盡可能把困難想得多一些，嚴重一些。唯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根據可能出現的許多困難與阻撓，而做更多的準備，更好的準備。當然，培養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在實踐上，不是單純地從一般原理出發，而是要進行詳細周密的調查研究，盡可能全面地佔有材料，再在佔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分析。唯有這樣，我們作出預



要苦干也要巧干

張平

我們知道，要生活，就要勇於戰鬥，幸福不會自己找上門來，而需要我們共同去創造。

在創造和奮鬥的過程，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艱難險阻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不怕苦、不怕累、敢想、敢闖的大無畏精神，也就是「苦幹」的精神，才可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才不會為困難所嚇倒、所屈服。

我們的一些年青人，有着高度的苦幹精神。他們，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可說是無所畏懼，做起事來永往直前，有一股使不完的沖勁。這樣的工作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可是，他們經常要花費好大的勁兒才完成一項工作，克服一個困難，甚至成效甚少，以失敗告終。

問題在那裏呢？原來他們只懂得苦幹，而不懂得巧幹。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這樣：不怕做不到，就怕不去做；不怕做不好，就怕不用腦。這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肯於幹、敢於幹；另一方面也要善於幹、巧於幹。任何工作都是有困難的，我們首先要敢於蔑視困難，有克服困難的勇氣與信心；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分析困難，扎扎实實地向困難開戰。對每一個問題，我們要採取謹慎的態度，講究方法，深入細緻地去摸清每一個具體困難的性質、特點和規律，並且針對着各種不同的困難，採取不同的解決方法，任何脫離實際的盲幹、苦幹都是要不得的。

總的說來，一切事情，不經過自己艱苦奮鬥，付出代價而取得成功，這是沒有的。任何依靠意外便利、僥倖取勝的心理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告訴我們，要做好任何工作，克服一切困難，必須具備高度的苦幹精神。同時，我們也應記得：在進行工作的過程，要善動頑腦，講究方法，這就是要學會巧幹。一句話，我們要養成苦幹精神，也要養成巧幹的精神。

見，而且一般上能合乎客觀事實的預見。

在我們作準備工作的過程，要時刻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鄭重別人的預見。

·月步·



思想漫談

課堂雜記

今

★如此老師★

「噏！噏！噏！」

歷史教師又是姍姍來遲。「起立！行禮！」只見他——陳風雲老師，容光滿面；向學生們提高嗓子道：「我早上在食堂吃太多油的東西，喉嚨不大舒服，這一節給你們休息。」

「吃什麼東西使到喉嚨不舒服？」學生們以驚奇的語氣向陳老師問道。

「吃了那種……那種用油炸的蛋。」陳老師答道。

「是煎蛋是嗎？」學生問道。

「不是。」

「那麼是炒蛋罷？」

「也不是。」

「那該是什麼蛋呢？」

「是那種叫做『炸蛋』；就是鷄蛋用油來炸。」陳老師匆忙地回答。幾位學生帶着嘲笑的口氣問道：

「生啊！你吃炸蛋啊！」

「哈！哈！哈！……」（哄堂）

X X X

★不識時務★

「做人應該多多了解現實，我們生活在現實的社會中，就應該適應現實社會的一切。所謂：『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許公婦老師常對同學們強調的論點。

瞧！他又來上我們的地 理 課了。行禮完畢以後，他將那幅世界地圖掛在黑板上，然後目光向課室一瞥，忽然落在後座一位男同學的臉上，熱情地道：「嘆！務書，幾天沒見你來上課 今天病好嗎？」那位同學仍然坐在那兒，毫無反應。許老師又道：「現在天氣很不好，流行性感冒到處流行……。」

堂上啞雀無聲，只有兩位同學喁喁私語道：

「他媽的，我也生了一場大病，幾天沒有來上課，他也不理睬我……。」

「唉！你一點都不知體面，人家是什麼人？人家是貴人兒子，而你呢？」

「唉！怪我不了解現實……唉！……。」那位同學心中低聲道。

X X X

★惺惺作態★

不知道什麼原因，在課堂上男編者按：

今同學的這幾則短文，向我們揭露了一些學校裏頭所存在的一些黑暗面。像文中所寫的藉故不講課的教師，以及拍「貴人」馬屁的教師，行為與小人並無二致；學生若以他們為表率，豈不糟糕！最後一則所寫的那位浪漫女學生，是畸形社會的產物，是不良文化陶冶出來的女性。值得人們深思與警惕。

買書・送書

文生

文藝書都捨不得還算是什麼文科學生！」只見作家嘴角往下彎，眼睛睜得大大，聲音也變得粗大，「不要買的還回來！」

大家猶疑了一陣，有幾個坐在前面的女同學真有勇氣，她們站起來，把書交到教師的桌子上，接着，其他人也都紛紛把書交上。

「有誰買？買的人舉手。一、二、三、四、四，只有四個人嗎？好！放下！」

作家望着桌子那一大疊「名作」，呆如木雞，站了好久，然後，厲聲地喝道：

「把書拿出來！上課！」
這一節課，「作家」講課特別凌亂，語無倫次，同學們也都「心不在焉」。

此後，我們看到作家老是同那四個同學在一起，而其他退書的人，「作家」

踩都不踩！



「安靜安靜！花幾角錢買一本



魯迅煉詞設譬的特色

(續前期)

· 雪森 ·

由於文章特定內容的需要，臨時仿照一個現成的詞的格式，構造出一個新詞來。這一種修詞的方法，跟通常所說的“仿拟”相似。

魯迅經常熟練地運用這種方法，有許多精彩的例子：

……有在朝者數人下野；
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拟豫言」

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

假使沒有了頭顱，却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啊，這時再不必用什麼制帽勳章來表明閥人和閥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春末閒談』“下野”是指當官的下了台，“下坑”是仿照“下野”的格式造出來的，意思類乎“死於非命”。魯迅意在揭露當權者之間的派系傾軋和相互殺戮，這種寫法的妙處在於：言簡意賅，含蓄幽默。第二個例子魯迅特意把“落水人”跟“落水狗”區別開來，使落水狗具有更確切的含意，專指已經失勢了的紳士和他們的走狗。下一例中的“閥人”是指有權勢財富的人。與閥人對立的是窮人。但從詞義上來說，“閥”與“窮”對得並不嚴格，而且魯迅在這裏也並非完全指貧富之分。由此魯迅就造出一個“閥人”來。“閥人”專指“官”、“上”、

“貴”、“窄人”專指“奴”、“民”、“下”、“賤”。“閥”“窄”之分，何等鮮明。這一類詞都是在特定場合臨時構造出來的。

魯迅的語言修養是精深圓熟的，唯其精深圓熟，才能夠運用得靈活自如，富有創造性。這一點在魯迅的文章中也是很突出的。例如：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水氣裏。……——『社戲』

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社戲』

“朦朧”“胖”都是形容詞，但在這裏都當動詞用。“月色便朦朧在水氣裏”如果改寫成“月色在這水氣裏很朦朧”，詞的用法正常了，兩者的意義差別也很細微，但原文那種活潑的情趣和意境却消失了。第二句中的“胖”字和動詞“張”“攤”的用法相似，但是“胖”字的幽默感也是別的詞語所代替不了的。在魯迅作品中活用成語、熟語也是常見的，例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改為“失之十丈，差以億里”（見『由中國女人的腳……』），將“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改成“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見『諺語』），將“個人不掃門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見『諺語』）等等，而這些，在文章裏面也都發揮着它們的獨特的效用。

魯迅有時還用一種非常特別的修詞方法——以符號代替文字。例如：然而名士風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滿於這樣千篇

一律的呆鳥了，於是也有赤身露體裝着晉人的，也有斜領絲絛裝着X人的，但不多。

——『論照相之類』

……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赤身露體裝着晉人，是有史料可以印證的。“斜領絲絛”者自以為穿著別出心裁，實在是無聊透頂。魯迅說他裝作“X人”，“X人”即不知什麼人，借此諷刺這些莫名其妙的庸俗玩意兒。張資平小說的全部精華就是三角戀愛，如果直言其事，也未使不可，魯迅却用一個蘊含這個意思的“△”符號來表示，讀者初讀到這兒可能頗費思索，待到恍然大悟，却不能不為魯迅這種精妙絕到的諷刺手法拍案叫好！

上面講到的這種煉詞方式是很特別的，但在魯迅的作品中却也並不少見。魯迅總是獨具匠心地抓住一切機會，運用他特有的幽默才能，出其不意地使詞語閃爍出動人的藝術的光芒。

魯迅煉詞的種種鮮明的特色，表現了縱橫自如、出神入化的語言藝術素養。但魯迅自己也會說，他的文章雖然短，但鍛煉成精銳的一擊，却是絞盡了腦汁的。魯迅的詞語那種無比銳利、精確、警辟的力量是跟魯迅獨到的、富有創造性的藝術風格分不開的。（續完）

(接第三版)

游勇」的作者應該自覺地振作起來，積極地開闢文藝陣地，我們不僅要使「馬華文藝發展的統緒維持了下

來」，而且要發揚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使馬華文藝開放出閃耀時代精神的鮮花！





今日的蘇聯社會

銀洲

凡是近年到過蘇聯旅行的遊客，都會得出這樣的印象：今日蘇聯社會的風氣，跟西方社會沒有多大的分別，那裏的物價很高，有些東西有錢也難以購到，勞動階層待遇很差，生活困苦。

有一位美國遊客旅行蘇聯回國後，在報章上發表了連載文章說：

「我們到的酒店和餐廳，其服務都不能令人滿意。從侍者們談話知道：他們的待遇很差，僅能養活自己。」

「我起初以為到蘇聯一定可吃到最著名的俄國魚子醬，但掃興得很，這種東西根本欠奉，除非你是外國總統、國王，他們才會獻上來拍馬屁。據酒店要人說，這東西都是運銷西方國家去換外匯的。」

「在伊爾庫茨克，我們見到一間餐室，那裏排着人龍，輪購餐券。我問嚮導，可否在此歇足，並吃點東西，她躊躇須臾，答道：外國人恐怕在此吃不慣吧。我故意說渴得要命，要進去歇一歇。她又借故說：這麼長的人龍，幾時才能輪到櫃檯！我說：你和我太太坐在這裏，我去排隊，她終於答應了。當我排隊買好餐券後，我們進去用餐，吃的東西是香腸、黑麵包、一菜湯及一瓶蘇打水；食時，那裏的人們瞪着我們，後來才知道，我們的營養太好了，他們吃的是黑麵包和芋薯。」

「我們外出觀光，看到街上一些人的穿着，已經不是想像中的『老太婆』裝了，他們都走在時代摩登的頂尖。尤其有不少男女青年，受了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蝕，穿着奇裝異服，招搖過市。男的穿着縮水外衣及喇叭袴，女的穿着迷你裙，像芭蕾舞裙一樣。但街邊也有擦鞋童子，擺着攤子的玩具小販，

報販、售小吃的和水果販，他們穿的衣服都很破舊。街道兩邊的商店，櫥窗裏雖然陳列了各式各樣的東西，但是幾乎沒有人光顧，因為蘇聯的物價很高，比起美國，日本的還要高，這些東西大概是準備賣給遊客的罷。後來，我買了一輛玩具塑膠貨車，送給我兒，化去了八角美金。」

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木村最近自莫斯科發出一篇通訊寫道：「在莫斯科的大飯店裏，客人隨着爵士音樂瘋狂擺動，狂扭亂搖。在跳舞的人群中，可以看到穿着大露背晚禮服的女人。……巴黎流行的新東西，一個月內就會在莫斯科流行起來。」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林健太郎在「文藝春秋」發表文章談訪蘇觀感，他認為在蘇聯「賄賂最有效」。因為日本商人曾經同蘇方談貿易，可是由於見不到蘇聯國營公司的經理，而一再拖延下去。後來，日本商人把從日本帶來的禮物送給經理的女祕書，「很快，這位女祕書跑來說：『經理馬上會見你。』……有時通過普通途徑總是解決不了問題，但要是同上面的人搞好關係，問題就好解決了。」

這位教授還談到，蘇聯政府正「為了搜集美元而疲於奔命。首先就是所謂『美元商店』和旅館裏的酒吧間，以及旅館的地下室，那裏有各式各樣的貨品，蘇聯的貨幣盧布是完全不通用的」。「在街上走走，不分晝夜，我們這些外國人，就會遇到黑市商人挨到身邊說：『把東西賣給我吧。』黑市買美元的人是很多的。」

即使是蘇聯報刊，有時也披露了今日蘇聯社會的一些怪象，不久前蘇聯「消息報」曾發表過一個研

究蘇聯公民的一般家庭預算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說：「目前每一個有工作的男子，花費在酒類的消耗上，每年大約為一百元美金。」

但報告刊登後，馬上給一個青年讀者去信駁斥，說該報的編輯老爺簡直是「荒謬」，企圖藉此掩蓋事實的真相。該青年讀者在信中說：「今日蘇聯公民在喝酒方面的消費，至少比該項調查報告所開出的數字，大上六倍。」他以自己為例，每年喝酒的錢，便佔去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去年的一期蘇聯「文學報」稱：在莫斯科設立的一間性病診療所，工作顯得極為忙碌。這間診療所是蘇聯第一間性病診療所，是由公共衛生心理研究所主辦的。因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之故，所以開辦以來，青年男女都紛紛蜂湧前來求診。那些候診者的名字，已一直排到下年。西方生活方式在蘇聯泛濫的情形如何於此可見一斑。去年正當「奧運會」開幕時，蘇聯流行着一種「幸運年」彩票，每張售價一盧布。塔斯社為此發出消息，盛讚一個剛結婚的一個男子，肯為他的新娘一口氣購入這種彩票七百張，這消息並說這個新娘是「北極圈中最快樂的家庭主婦」。這種彩票是蘇聯公開的賭博，至於私售，據說更為普遍，奇怪的却是蘇聯政府對這些現象不僅沒有半句批評，反而經常有意鼓勵。



蘇聯貪污風盛

·秉·



去年一年中，蘇聯各報章、雜誌都刊登文章暗示：貪污賄賂風

如此廠長

江

今天的蘇聯，特權階層營私舞弊，中飽私囊，下面是蘇聯「經濟報」所透露的一個故事。

哈薩克一家礦山設備修理廠的廠長迪普涅爾，長袖善舞，生財有道。他借工廠「生活需要」為名，花了一萬四千盧布鑽一口井，鑽了很長時間，一滴水也沒鑽出來。可是，迪普涅爾却和工廠的「合理化建議和發明事務室」主任勾結起來，向上級虛報成績，撈取了六百三十盧布的「獎金」。迪普涅爾還把廠內鐵路的一條鐵路交給私營包工頭去包修。廠長和包工頭串通一氣，虛報工作時間，竟然出現一晝夜可以勞動三十六小時的奇談，並且偽造證件領取了三千八百二十四盧布的「獎金」。此外，這個廠長還用其他種種方法，上下其手，大撈「外快」。

在西方社會中司空見慣的貪污風氣，目前在蘇聯也相當盛行。在克宮領導人之帶領下，無論是政治、財經、軍事、法律等各重要機關中都瀰漫着貪污之風，甚至犯了重罪的死囚，也可買通有關官吏，避免死刑。

氣，上行下效，幾乎吹襲到蘇聯各階層了。上至中央政府各行政者，下至各低級部門部員，其中尤以申請職業部門及房屋租賃分配部門（這兩個部門是蘇聯社會最難解決的難題），貪污賄賂之風更甚。

蘇聯的「觀察家」認為，造成這種風氣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理論上所有蘇聯人都有自由、平等機會的享受」，但是，目前的貨品與服務，仍不足以應付平民的需要。

在列寧格勒的貨車司機，發現要行賄，才能取得上級派得機件操作較良好的貨車，路線也較有利可圖。而汽車修理廠的主管人，也往往利用他的職權進行貪污。他們可以使司機要在等候修車時間使他不能工作，而使收入減少（蘇聯修車司機的收入，是以運貨多少而計算工資的，若貨車入廠修理而不能開工，那就沒有工薪可拿），所以許多司機根本不能停休等候，因此就不得不行賄，以便使貨車早日修好，恢復工作。

以住屋來說，蘇聯平民所住的

多數是幾十年前建造的破舊房屋，和特權者的別墅型新屋比起來真是天淵之別。而一般的平民住的新型房子却少得很，所以申請住新房子的人很多。但申請者須要等三年以後才有消息，這還算是好的，若倒霉的，等候十年也無音訊。所以申請者不得不忍痛，將自己的血汗錢去買通這些貪官，以求有居住。莫斯科晚報，最近也報導稱，在一個租住屋分配的委員會中，貪污已屢見不鮮，成為公開的「祕密」。

根據蘇聯刑法，凡官員執行職務時受賄，通常要罰三年至十年不等牢獄，如情形特別嚴重，可能被判死刑，說來很堂皇，但只要有錢，仍可用行賄方法，求得減刑。有一位莫斯科家庭主婦，想申請較佳的房屋，結果給該委員會主席一百盧布後才能得到，由於該主席團分贓不均，被別人告了這位「受賄太多」的罪名成立，被判坐十年牢獄，但他的有力靠山，却又助他免了罪，免了坐牢，他還仍舊掛起「主席」的榮銜，再接再厲地幹其貪污勾當。

蘇聯的世界冠軍——離婚

日本「每日新聞」報最近在它的「編餘漫筆」裏，談到蘇聯離婚統計的問題，有這樣幾句妙語：

「追趕美國，超過美國，是蘇聯長年以來的志願。……而果然，最近產生了一項超過美國，拋離了美國的例子。那便是『離婚』統計」。

近十年來，美國的爵士樂、扭腰舞等在蘇聯非常流行，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沒有人會想得到，在離婚問題上，蘇聯竟然也趕上了美國。

「每日新聞」說：「根據最新出版的『國際統計年鑑』報導，蘇聯的離婚，在一九六五年以後急劇增加。一九六七年一年之中，離婚事件竟達到六十四萬八千宗！如果以人口比例來說，其離婚率竟高達千分之二點八！歷年來，世界離婚

率最高的幾個國家是美國、丹麥、瑞典……。而美國則為其中之尤。可是美國的離婚率也不過千分之二點七而已。顯然，蘇聯在這方面已遠遠超過了美國！」

蘇聯離婚率的急劇上升，原因衆多。在公開的方面來說，是蘇聯於一九六五年頒佈了新的「離婚法」，予以簡化手續所致。在暗的方面來說，原因就更多了。

「每日新聞」說：「蘇聯的社會學者，對此加以種種解釋。其中之一，是技術進步和都市人口集中」。該報幽默地指出：「如果說離婚率高的國家，便是工業化進步的國家，那末以『超過了美國』的蘇聯來說，確實值得自傲。但是，看來也許離婚的增加只不過是顯示了美蘇社會構造的近似性呢！」

·凡叟·

漫談西方的戰爭片

李文·克里夫主演)，這些戰爭片，都吸引了不少人。

許多人不愛看西方的所謂新潮（其實是性潮）片，也不愛看離譜到極點的特務片（內容十分庸俗和色情），但是，碰到西方戰爭片放映，往往跑去看。據他們說：西方戰爭片場面大，做得逼真，而且不會「太亂來」（意思大概是：情節有根有據，又沒有男女淫亂的鏡頭）。也有一些人抱着「增加一些歷史知識」的目的去看西方戰爭片的。

我以為，要想看西方的戰爭片去獲得歷史知識，這是會失望的。要想得到點什麼有益的啓示，那更是奢想。為什麼呢？首先，西方的戰爭片的攝製，根本不是為了讓觀眾獲得歷史知識，有些片子，是毫無歷史根據的，或者是公然歪曲歷史真相的，它的故事情節，純粹是編劇者的向壁虛構的產物，例如李文·克里夫主演的「司令官」，就是沒有史實根據的一部戰爭片，在影片故事的末尾，敵對的美軍和德軍幾乎全軍覆沒，各只剩下一個士兵，他們在一瞬間在戰場上化敵為友，齊心協力打掃戰場。編導者搞這個故事，目的是為了沖淡人們對法西斯侵略匪徒的憎恨，為新的法西斯主義抬頭製造輿論，同時也散播「戰爭恐怖」和「戰爭盲目論」，為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張目。這樣的影片，能給予什麼歷史知識呢？誰要是把這樣的歪曲歷史，為法西斯匪徒塗脂抹粉的影片當作什麼「歷史教育片」看待的話，那豈不是害人害己，自欺欺人？

近來，西方的戰爭片接二連三地在星馬放映。其中有表現僱傭軍在剛果為殖民主義者賣命的「特種紅帽軍」，有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沙漠揚威記」「碧血長空大轟炸」和「碧血長天」，還有一部幻想的戰爭片「未來細菌戰」。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那部多年前的舊片子「碧血長天」，片子雖然舊，而且又是黑白片，但是，仍然吸引了不少人去重看。記得在農曆新年期間公映的「魔鬼兵團」（威廉·荷頓主演），以及不久前公映的「壯士雄風」（李察·波頓與克林·伊士活主演）以及「火線敢死隊」（英文片名「司令官」，

宣染「戰爭恐怖」和宣揚「戰爭盲目論」，這是西方戰爭片的一個共同點。在描述法西斯軍人時，不揭露他們是為了侵略別人和奴役各國人民而打仗；在描述反法西斯的人民游擊隊和地下軍時，不突出這些軍隊和戰士的正義精神，不強調他們是為了反對侵略和保衛解放祖國而英勇浴血奮戰。編導者竭力給觀眾一種印象：戰爭是非常殘酷的，非常恐怖的，戰爭也是盲目的，人們往往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打仗，為什麼要自相殘殺，他們只知道奉命去打仗殺人，殺了人就可以活命，或者可以領取犒賞和勳章。在戰場上，人們往往會莫名其妙的死了，死了也不知道是被誰打死的。像蘇聯影片「仙鶴飛翔」，說是以世界大戰為背景，講的是反法西斯的國戰爭。但是人們在影片中連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影子都看不見。莫斯科因為德國飛機轟炸而起大火，但是却聽不到一個蘇聯人民表示對德國法西斯匪徒的憤恨。男主角被流彈打死了，人們也不知道那是誰射出的子彈，是德軍還是蘇軍呢？不知道！編導者要告訴人們：戰爭是盲目的。蘇軍士兵個個只想老婆，想孩子，想母親，想愛人，就是不想努力殺敵，不想早日把法西斯入侵者趕出國土，真正保衛了祖國人民（包括自己親人）的安全及和平生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真的像「仙鶴飛翔」或「一個人的遭遇」所講的那樣庸俗、那樣沒有骨氣，那樣貪生怕死，在敵人面前卑躬屈膝，他們又是怎麼把成百萬如狼似虎的德國法西斯精銳部隊消滅的呢？怎能長驅直入，直搗柏林呢？（單在「史太林格勒」，就殲敵三十萬！）可見，像「仙鶴飛翔」「一個人的遭遇」這樣的蘇聯影片，同美英等國的戰爭片，在本質上毫無分別。蘇聯的這一些戰爭片，實在可以歸入西方戰爭片裏頭。

戰爭恐怖論是十分有害的。戰爭固然會造成人命與財物的損失，帶來破壞。但是，當侵略者、當一切代表反正義的惡勢力把戰爭強加在人民頭上時，人民應該怎麼辦呢？害怕打仗嗎？畏縮嗎？妥協投降嗎？如果是這樣的話，豈不是要做亡國奴，要永遠受反正義的惡勢力宰割蹂躪。永遠暗無天日的生活？歷史是最好的證人，歷史證明了這種「戰爭恐怖論」是有害，它跟奴才們的「活命哲學」是孿生兄弟。正確的道路是——也只能是——以正義的戰爭粉碎反正義的戰爭，以及侵略的戰爭去擊敗侵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正是如此。這是拿無數人的生命和鮮血得來的歷史經驗，而西方戰爭片的製片人和編導者却故意把這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拋到腦後，甚至用電影技巧和虛偽的故事來抹煞這個歷史經驗。看西方戰爭片而不善思考的人，不但得不到什麼正確的知識，反而是受誤導，理解錯了歷史，也理解錯了人生。這點不能不引起

大家的注意。

王 宏

每月影話



秦劍死在「投奔自由」

-----一個電影工作者

自縊前夜大談「做人」

秦劍為什麼要自縊？為何而死？是影圈中人紛紛談論的問題。

自從所謂「投奔自由」後，秦劍就鑽進「死胡同」。我的看法是：他即使今天不死，明天能走的路也不長。

而這條「死胡同」，目前還有不少所謂「自由影人」也正在那裏徘徊、互相擠在一起。

秦劍自縊前的若干小時，也就是說十四日晚上十一時之前，他還和副導演植耀昌談論第二天的外景工作，據植耀昌說：「他還談到該如何『做人』，談到拍電影。談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到十一時多，我才離開他的房間，臨走，他還再三囑咐，要我明兒早上九時來叫醒他。他當時雖然顯得疲倦，神氣並無異樣。我回憶當晚的情形，他實在沒有要死的跡象。」顯然，他在談話之後，在午夜，思前想後，相信陷入更大的思索之後，終於結束自己的生命。

「投奔自由」走到盡頭

這就更能夠說明，秦劍的自縊，他的死，或說是「一時感觸」，其實，不該看成是「突發」事件，這是「投奔自由」的盡頭和結果。

秦劍早在許多年前就走錯了路，他在「光藝」時代，尤其在「光藝」的後期，及在他搞「國藝」公司拍華語片、以至後來進了「邵氏」，越走越錯，泥足越陷越深。

光藝時期「名成利就」

光藝製片公司成立至今，已屆十四年，也即是說，從「光藝」成立到他五年前離開「光藝」進「邵氏」，在這期間，他以光藝製片公

司的董事和總經理及編導的身份，導演了約莫二十部電影，由於他的小聰明，肯動動腦筋，起用大量新演員，也由於這些影片的內容觸及所謂青年戀愛和家庭問題，放映時還受部份觀眾歡迎，因而也替老板賺了不少錢。秦劍既然是「光藝」製片公司的股東，每年，他也從這些贏利上分到不少。據接近「光藝」的人透露，這六、七年間，秦劍每年從「光藝」所得，包括贏利、薪金及編導費，總有十來二十萬。

一般的看法，秦劍在這段日子，果然「名成利就」。

慾望未達馬場輸光

然後他和林翠結婚，一個是「名導演」，一個是「大明星」，人們說是「珠聯璧合」。的確，這時期，在個人掙扎方面來看，所謂的「事業」和「婚姻」，都達到「非常如意」的一端。

在這個社會，「名成利就」之後，就不免要更冒險地碰運氣。後來他就開始賭馬，認為「鴻運當頭」，以為在馬場也會同樣的「如意」。

這不妨理解為，他為要滿足更高的慾望，為要獲取更多鈔票，並且以為事事都可由自己擺佈，他就發狂在這方面下大勁。結果呢，他不但把所能用的東西輸掉，而且還負債累累。

以命作本賣身邵氏

不過，秦劍雖負債累累，並未因此醒悟。所謂並未醒悟，是指他投下更大的賭注，他「賣身投靠」，進了「邵氏」。據說他的「賣身」條件是不但要悔過要為「自由」賣命，而且，要編導什麼片子，也得接受當事人的「意旨」。真是，秦

劍為要替什麼擗什子「自由」賣命，自己首先就沒有了「自由」。

這以後呢？如所知，林翠畢竟離開了他。

林翠的離開秦劍，一般的說法是「情趣」越來越不相同，與其這樣下去，倒不如趁早分手。

屢受挫壓神情恍惚

當時，秦劍如要賣命，如果在「邵氏」跟其他人「自由」地爭一日長短，就經常開夜車搞劇本，只是他的「纏綿哀怨的愛情」的文藝腔，在「新潮」、「武俠」或「占士邦」潮流中，他儘管開夜車，到頭來，拍出來的片子既不受「賞識」、也不賣座，「如意算盤」始終打不響。他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挫折與壓迫。從來一不看醫生二不吃藥丸的秦劍，也就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終日昏昏沉沉、抑鬱落寞，白天睡覺，晚上神情恍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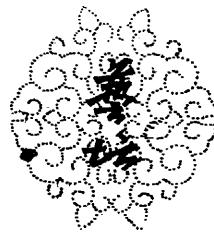
自縊原因顯而易見

這是秦劍「投奔自由」的結果：思想更空虛，精神更苦悶，事業更失望，債務更沉重，林翠離去了，影片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成績」。在「邵氏」，在那個「自由」的圈子，「自由影人」彼此為名利角逐，短兵相接，秦劍連個談得來的朋友都沒有了。……

秦劍為什麼自縊？為什麼要死？

我的看法是：從「投奔自由」開始，他就走上了死路。





>>>>>>>>>>>>

新潮派繪畫

<<<<<<<<<<<<<<<<<

發白

今日的西方世界，什麼都講新潮，這情形反映到藝術界，就出現了所謂「新潮藝術」。在美術界方面尤其特別離譜。據說現時一些畫家創作作品時，已不屑使用畫布和畫筆，而是大量地廢物利用，甚至連通心粉麵亦派上用場，不少傳統派畫家為之搖頭嘆息不已。

被譽為天才橫溢的女畫家妮嘉，便是如今「新潮摩登抽象」畫家中之表表者。她是法國某著名銀行大亨的女兒，她的母親是半個美國人（含有美國人血統），因此，妮嘉也算是個混血兒，看來十分美麗。雖然她年紀不大，却已是風頭甚勁，她創作了無數新潮作品，使用的「混凝紙漿」多到難以計算。她還經常舉行畫展，幾乎次次都十分成功，她的作品，一直十分搶手，但售價又不低，通常每幅都超過一百八十英鎊，價錢低一點她都不肯賣。

妮嘉搞創作的時候是很奇怪的。有一回，她憑靈感想像創作法國著名城市夏特勒，用玩具電單車、公仔和小型玩具手槍，亂七八糟地嵌在紙盒上，再塗些紙漿「搞掂」。據她解釋，這堆東西中的電單車意味着夏特勒市經常交通失事，公仔意味着市內的人們，手槍則標誌治安之惡劣。就這樣，她可以毋須實地觀察，憑靈感創作出「名畫」來。妮嘉對於新潮美術界的一重大貢獻是所謂「射擊繪畫法」。這是一種新的創作方法，而且十分簡便，只要順手把一些雜物堆集釘

在一塊木板上，這些雜物可能包括洗衣板、長筒靴、斧頭、水管、鷄蛋、一捆捆的鐵綫、字紙籤、盤碟等等，總之她所能想及的東西，都可以利用。然後，她把一袋袋裝滿各色油墨的塑膠袋掛在上面，之後，退後約五碼，用點二二口徑的來復槍射出，讓油墨飛濺在廢物上面，最後，加上透明粘膠把染了色的廢物粘貼粘膠把染了色的廢物粘貼粘繫。就這樣，一幅新的作品遂告面世，妮嘉又可以撈番一百幾十鎊矣。她曾經賣過一幅題為「詩」的作品給一美國人，索價三百二十鎊，那幅畫純粹是顏色的混合，藍的、紅的、黃的、青的和黑的，據說「詩」的真正意境就是這般五彩繽紛，而沒有一定景物的。

另外有一名紐約新潮畫家在其「畫展嘉年華會」中展出一幅作品，竟是用朱古力餅、通心粉、餡餅和漢堡牛扒堆砌而成，四周圍繞

着上了顏色的白恤衫，裝着一個木箱裏。此外蘇格蘭的新潮畫家瑪斯唐納在替倫敦一家爵士俱樂部創作壁畫，一共使用了廿一只陶罐，十五隻麵餅模，十個創乾模，廿八隻便宜的灰盤，廿一粒乒乓球，此外在最後類似畫龍點睛的工程中，在壁畫最重要部份嵌裝了一枚巨大而便宜的胸針。瑪斯唐納坦白地說：「我的偉大創作並沒有什麼祕密，只需要大量粘膠，另外一丁點想像力就行了。」

儘管很多「正派」畫家指責現今很多新潮畫家屬於「邪派異流」，但新潮畫家却振振有詞地說，他們亂搞一通的結果，配出了很多顏色別緻的色彩，這却是那些墨守成規，配色時死守着也幾分物幾分的「正派畫家」所做不到的。因此，他們嘲笑使用油布畫筆的畫家為「老頑固」或「食古不化」。

試談美國音樂

最近美國新聞周刊，用大篇幅夾敘來議地報導布魯斯(Blues)歌曲——憂鬱，浪漫而雋永的美國舞台歌曲——的復興。這種始於密士失比河下游(三角洲一帶)的黑人民間情歌，經多年發展至二十世紀而成爲典型或純粹美國的音樂，一直流行到六十年代，突被「披頭四」和緊張的搖擺樂所代替。青年一代如痴如狂地醉心於「搖擺」，其聲如狂叫，有力竭聲嘶之勢，踏着這種狂樂去跳舞，心臟的跳動未免過份緊張，血液循環亦加速。據音樂評論家說：「這是因爲許多美國青年覺得他或她們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用高大尖銳而粗劣——幾乎近於暴力——的聲音來表達不平之鳴。他們如果不去參加那種繁

張的音樂會，也許就要去暴動了。音樂的重要，有如此者…

筆者看完那篇報導文章後，兩星期來曾一再注意收聽美國若干電台播送的新布魯斯歌曲，希望能重聞那溫柔而稍帶憂鬱的傳統美國歌曲，並想發現它有甚麼新的特色，到目前爲止，筆者並未發覺有什麼新的特色，到目前爲止，筆者並未發覺有甚麼「復興」，不過是重彈老調，雜誌所介紹的新歌，雖然唱的是新編造的布魯斯，保留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間的情調，並沒有在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筆者自己是布魯斯的愛好者，聽來當然順耳，但在這些歌曲中，絕對沒有甚麼「復興」的成份。據各種報道，青年人仍然是迷醉於快速而緊張的狂叫。



老作家曹包



趙廣林

「曹先生，近來『人報』上有不少人批評你們上次的文藝座談，那些文章你都看了嗎？」伍子思試探地問。他近來接觸了一些年青的文藝工作者，接觸了一些新的東西，認識提高了，對曹包的態度也改變了。

「他們又在圍攻我囉！」他曹包的眼睛微微睜了一睜，氣憤憤地說：「其實，那已經不新鮮，不過是一九五八年『星報』的『文藝』版故技的重施；他們恨不得把我打倒，就像魯迅當年被人家圍攻一樣。你想想，我一年寫不到兩篇文章，為什麼他們就那麼深惡痛絕地非把我打倒不可？為什麼他們不去攻擊那些無名小卒？就是因為我有地位囉！他們以為把我這個老作家打倒，他們就出名了！就好像人家想打倒魯迅一樣。可是他們要把我打倒沒那麼容易，哼哼，什麼東西！書也不看多兩本！」

「曹先生，你為什麼不反駁呢？」伍子思又問。

「反駁？沒有必要，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曹包先生不屑地說：「其實，他們那個小報，我根本看不起了！那裏還願意奉陪呢？何況他們那些不學無術之輩，寫的文章根本不像樣。」停了一停，他曹包又像發現了什麼似的說：「他們也夠蠢了，以為可以把我罵倒；其實，他們越罵，我就越出名，我的地位就越高，越顯得我在馬華文壇上的重要性。有些人更可笑，把我別的筆名也引出來，其實還列得不夠呢！我希望他們把我過去的筆名全都列出來，使我更加出名呢！」

四

伍子思畢業已經有五年了，他有了文藝理論的修養，詩的寫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再不是做曹包的學生時那個樣子。他不但有寫詩，

也有寫一些詩評詩論。有一次，他在一篇論文裏稍為諷刺他的「老師」曹包一下，使曹包從此對他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他曹包找到了貓舅先生就說：

「老貓兄，我覺得我們一直處於被圍攻的地位，對於我們的聲譽實在很不利，應該設法自己弄一個刊物，進行反攻。」

「妙計妙計，我們就來籌備一下。」貓舅大表贊同，他說：「籌錢是不成問題的，就怕銷路……」「銷路的問題不用考慮，曹包說：「我們的目的達到了，虧一些錢又何妨？」

過了不久，他們的刊物「星月」出版了，編者也就是作者，貓舅和曹包的文章佔了大部份。曹包的一篇雜文，除了大罵當地的青年寫作者之外，沒有忘記對伍子思報那一箭之仇；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的一個學生，寫的詩連發表的水平都沒有，不料這位學詩未成的竟搖身一變為什末『詩評家』了……。」

「星月」月刊出版以後的一個晚上，他老作家曹包先生，因為罵了人，出了一口氣，又因私心作怪，便作了一個美麗的夢——

「星月」出版不到幾天，

「星月」出版不到幾天，便被人家一搶而光，再版五千本，三版一萬本，也很快就被搶購一空。主要的原因是讀者要讀他老作家的文章。

「哼，中國出版的書，有些才印三幾萬本，可是中國有七億人口呢！」他曹包洋洋得意地說：「當地的人口這麼少，只要銷了兩三千本，就算勝過中國，比他們的銷路好了……何況一下子就銷了一萬多本——可見我們的水準高了。」

「老曹講的一點也沒錯，」貓

舅在一旁附和着說：「像我們所寫的幾本小說，其實已經達到了世界水平……只可惜是在這個小地方出版，不引人注意，不然早就被列為世界名著了……。」

不過，他們的「星月」却為他們幫了忙，他們因「星月」的銷路驚人而名字走紅全世界，他們的小說果然引起人家的注意，被認為世界名著了。貓舅高興得跳了起來……。

曹包著的「在馬六甲天空」不但被列為世界名著，他還被擁為馬來亞的大理論家，大批評家，大……、馬來亞的魯迅……。很多人都拿自己寫的書給他曹包寫作家論，他當然也樂意做。他動不動就寫：「××是馬來亞的莎士比亞，馬來亞的高爾基，馬來亞的……」不過還有缺點，不如我曹包是馬來亞的魯迅……。

曹包在夢中興奮過度，用力翻了一個身，竟跌下床去，才驚醒過來。他微覺後腦疼痛，伸手一摸，腫起了一個大包……。

但是，在現實中，「星月」出版後不久，却發生了兩件令曹包不樂的事：

第一，貓舅緊張地找到了曹包，一進門就大聲地說：

「曹包先生，不得了，不得了……。」

「老貓兄，為什麼那麼緊張，出了什麼事呢？」曹包還若無其事地問。

「聽說有人在背後破壞我們的刊物呢！」老貓說。「他們說我們的刊物是什麼……還罵我們是什麼老文棍……還聽說，他們準備寫文章分開暴露我們呢！那還得了？我們的名譽不是要破產了吗？」

「老貓兄，你其實也不必太過
(轉入第十二版)



論「文人無聊」

李亦

中國魏晉南北朝的時候，貴族文人們大抵都愛玄學的，所以那時的文人主張“全真養性”，專門吃藥、煉丹、喝酒過日子。到了隋朝時代，文人們又覺得倒不如寫風月來得風流，於是“宮體”就出現了；大家忙着寫“黃梅雨細麥秋輕”之類的艷詩了，一時也蔚成風氣。這是古文人的無聊。我們這個時代凡專做文人的也無聊。就先論文人的“長處”吧，大凡文人就或許懂得寫一手好字，寫一手好的文章，或且至少也有半肚子詩詞的。這些“本事”常被誇誇，一般拿筆就抖的“販夫走卒”是無論如何也比不了的。不過，這也很悲哀，一旦文章不值錢，那麼他什麼也不寫了。但話又說回來，大抵我們的文人也懂得做生意賺錢，真正靠拿稿費吃飯的相信是沒有了。君不見專門逢節“雅集”的先生們都是豪門寵客？倘若一身窮困，找飯吃都來不及了，還有什麼功夫唱和？足見文人雅士們都有“三斗米”。就因為這樣，你叫他拿鐵鎚嗎？他說這不行，文人只拿筆。你教他下地嗎？他也反對，這又髒又臭，好不合衛生。但如果你叫他說，老兄，替我們寫幾首詠田園的詩歌吧，那麼，他一定會樂意奉行的，說不定還可以連篇累牘。於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會有“偉大的雙手啊！”“多美麗的田園喲！”“我的親媽媽呀”之類的令人「拍案叫絕」的詩歌。

這是“文人”的“專長”，你不得不佩服。所以，我們的社會裏出現了好多“詩人”、“詞

人”、“作家”、“居士”、“隱士”、“博士”之類的清高人物。如果你要問他名堂怎麼來？大概無以奉告，不過“文壇登龍術”他是最精通的。

說到這，我們要聯想到最近社會上的一股邪風：有人大肆鼓勵青年人沉迷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終日貫耳。於是有人想當歌星，有人開始出來“培養”，有人也果然“成名”，“音樂聖手”、“抒情聖手”、“學生王子”……之類的名堂滿天飛，烏烟瘴氣。試問其名堂又何來之？

就因為這些“名堂”頗為動人吧，有好多人開始冒出來要當“文人學土”，當“歌手”。有懂點古文章、古詩詞的，乘某貴人親朋生日、或他家生個兒子孫子，便露露兩手。或且會看過余光中的“七顛八倒”體的，便寫些“口在南天門”“李白會見亞里斯多德”“他媽的……他奶奶的”之類的“詩歌”，自稱“現代詩”詩人。或且就專記氣候，一月就寫“春天來了”，二月就寫“迎春節，爆竹響了”，十月就寫暴風雨，十二月就叫冷，這種“文學”，或也有“名

號”，就雅稱“氣候文學”吧，或且，文人偶然遊山玩水，野餐出海，就也十篇八篇的什麼“記”什麼“語”什麼“話”了，這或叫“山水文學”。或不懂得“散文”“詩歌”，就索性考古吧，在某副刊上談談接吻的歷史，談談非洲大象。……這些自然多少也令人們為之側目，至少文人自己也感到滿足。至於要當“歌星”，“音樂家”的自然也只好終日“情呀、愛呀、死約”的唱個不停，或且就翻箱倒櫃找出些濫貨充上貨，甚至卑下到抄襲強姦健康的歌曲。

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哀！這是象徵着末落者的殘酷掙扎！這是文人的無聊！

如果問說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問題就全歸於這是個悲哀、末落、無聊的環境。要這種風尚倒，首先要教這個天地倒轉來，把顛倒的，重新顛倒來！

但是，千萬別輕視這種東西的力量，它是毒藥，當你失去正確的思想，它就一定親近你、毒害你；如果你一不自覺，它就要奪走你的青春，甚至毀掉你生命的光輝。不過，我們又千萬別特別誇大它的力量，實際上，朽木終歸要倒下、爛掉的，它們到底經不起人們的摧枯拉朽，只要我們看穿它的龐然大物的外表裏面的本質，實際上是虛弱的，而敢於去動搖它，拉倒它！

雜感二題

·祝哈·

大家不認為不通。

「他雖然很貧窮，但是並不驕傲。」這句話講出來，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會覺得奇怪，甚至認為「語無倫次」。

有錢人、驕傲及其它

「他雖然很有錢，但是並不驕傲。」這句話是人們常常說的，也常常在學生作文裏看到。

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富有的人多數是驕傲的，所以，如果誰碰到一個不驕傲的富人，就覺得「很難得」了。而窮人呢？一般都是不驕傲的，所以，如果你說某人窮，但是他不驕傲，人家就會奇怪了。窮人本來就不驕傲的嘛！

為什麼多數的富人都驕傲呢？而且都有瞧不起窮人的念頭呢？因為有了錢，就會有兩種「力」：權力和勢力。所以人們總是把「有錢」和「有勢」聯在一起講。

不論你用什麼花言巧語來粉飾，事實終歸是事實：在我們這個社會，富人總是高人一等。富人和窮人生一樣的病，前者住一等病房，後者住三等病房，前者服務周到，後者服務不周到（一等病房分配足夠的護士）。這還不是高人一等嗎？富人同窮人發生糾紛，打起官司來，富人可以請律師，窮人請得起嗎？老板

同僱員發生糾紛，錯總是推給僱員。這不是所有做僱員者的切身經驗嗎？總而言之，富人經常欺負窮人，這是司空見慣的，有誰看到窮人欺負富人的嗎？抗爭是有的，欺負可沒有。

富人，在社會上是少數人，窮人，在社會上是多數人。少數人欺負多數人，這是什麼道理？

新加坡人的幽默

首先，我得聲明：我並不是一個幽默的人，在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心裏並不幽默。所以，「幽默的新加坡人」指的是某一些人，我不包括在內。

這些人的幽默是這樣的：

大學畢業生同「貧心的人」為伍，並且得到「貧心的人」賺錢來提供活動經費，這是夠幽默的！

幼兒們讀書，則由「情人的眼淚」去打動人們的心，使他們掏出錢來，提供幼兒們讀書的經

費，這也是夠幽默的：「情人的眼淚」啊！孩子可要萬分感激。

這些，不外都是爲了錢。爲了錢，「貧心的人」「難忘貧心人」「情人的眼淚」「男人的眼淚」都來了！於是，我們有一些年青人的「前途」，都變成「錢途」，或變成「險途」了。

辦了幾十年的一些華校，過去在最艱難的環境中都能生存、發展、壯大。而現在，竟感到越來越難維持（因爲學生越來越少）。起初，是通過搞「母語教育宣傳運動」來爭取學生，這是很嚴肅的。但是，不知怎麼搞，現在，辦學的人，居然要「幽默」起來，不再搞什麼「母語教育運動」了，不再呼呼「華人應該就讀華校」了，索然把華校割一部份出來辦英校。如果全星華校都這麼「幽默」一下，後果却是不「幽默」的！



小姪兒忽然嚷道：「最好打起來，明天就可免上課，用不着測驗……。」童言無忌，言語總是沒經三思的。

不過，他的叫嚷倒頗能發人深思，引出啓示。

三尺童子曉得爲「私利」而想要（？）它打起來；則那些大人們、那些更具野心者，豈有不

會爲了達到某種陰謀或私利，而更希望它打起來，甚至想盡方法要它打起來！

由是，現在的會打起來，其關鍵確是耐人尋味。

X X X

在軍事上有一種戰略：每當敵人的視線或力量集中在一個目標而對己方不利時，往往就要使用「聲東擊西」之類的狡計去引開或分散它，以便達到其軍事目的。政治和軍事本就有密切的關係，在政治上遇到危難時，未嘗沒有人不會應用軍事戰略，也來一個轉移耳目！

由是，現在的會打起來，其中真相，更是一目了然。

不過，若是利用「打」來作爲轉移耳目的一種，則在此轉移之後，還必須再指着一些人，儼若正義之文、和平主義者似的，

聲色俱厲的罵道：「你們這些暴徒，竟敢挑起……。」於是乎，一切才能乾乾淨淨，天衣無縫。這又是另一個轉移。

然而，更多的人恍然了，爲何要打起來？

X X X

不過，打的目的雖達到了，但每打一次，對相打者就必然會有一次的清醒。這對引起打的人來說是甚爲不利的，我深明此理，故警戒小姪兒，萬不可要它打；這是玩火，玩火者其必自焚也！



馬

路

工

人

雲
峯

汽車在飛馳，
揚起漫天塵埃。
人群正熙攘，
到處是片片聲浪。
有誰注意過你——
——一路邊的勞動者？
——馬路工人？

酷烈的太陽，
爆晒着頭頂。
炎熱的地面，
燙得腳底起泡。
你，
還是彎下烏黑的胸體，
用力地鑽，
賣命地幹。
鑽洞機，
不斷地跳躍、震動，
鑽出了一個個的坑。
額角的汗珠，
也不斷地爆出、爆出，
滾過胸膛，
滑過雙腳，
濕透了那才鑽過的地方……

路面是那麼硬，
生活逼得那麼緊。
你，
遙望天角，
不禁想起遠方苦難的故鄉。

不禁想起家鄉不幸的妻兒爺娘。
那一天，
那一晚，
那一個時候，
那一個告別的地方，
你說——
到了南洋，
定要把錢賺。
陽光，
隱沒在烏雲後。
風，
陰陰地低嘯。
「Lēkas ! Lēkas ! 」——
站在騎樓下的工頭，
一邊把烟屁股丟落溝渠，
一邊尖着喉聲大叫大嚷。
你，
用手背橫抹額角汗珠，
一咬枯癟的嘴唇，
無可耐何地——
望望同伴們，
答道——
「Ya , Lēkas . 」
是的，
暴風雨快來了，
還不「Lēkas 」？
你，
抓緊鑽洞機，
就朝大地的心窩，
狠狠地刺。

狠狠地掉。
大地，
在抖顫；
沙石，
四處飛濺。
一個個的窟窿，
一個個的瘡疤，
在強力底下，
大地被敲開了……

雨水，
「拍噠拍噠」地落下。
鑽洞機，
「砰砰」地怒號……。
只要是苦命的人，
只要是苦命的地方，
遭遇還不是一樣？
雖然，
雨下的那麼大，
雖然，
這段柏油路
像日子一樣黑，
像生活一樣硬，
像苦難一樣長；
但你還得
鑽！鑽！
把它鑽得開花！
「砰砰，
砰砰砰……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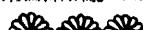
(接第七版)

方面準備撤退駐軍，一方面又鼓勵華人起來組織義勇軍到武吉智馬、星柔長堤一帶去抵抗日本。英國人發槍枝給華人義勇軍，英國人把政治犯從監牢裏放出來，英國人也把很多根本不是政治犯，而只是搞工運或寫文章的人放出來。所有監牢的人，包括私會黨等不法之徒都放出來了。很多人都參加了保衛戰。所以這個時候，在文學思潮上，有了急劇的突變。很多文學的活動，藝術的活動，都側重在保衛新加坡，擊退侵略。很多文藝工作者的活動，都是配合了招募義勇軍，動員人民，鼓舞士氣等等工作。英國人的電台也把擴音機，宣傳車，一批又一批拿來給大家使用，甚至每天發幾塊零用錢給每一個宣傳工作人員。這個時候，有很多街頭戲，很多朗誦詩，很多壁報，在市鄉各地出現，形成了一種短兵相接的方式。整個文藝思潮就是這樣以「抗日衛馬」(保衛新加坡)為內容。直到1942年初二月日本人登陸新加坡島，整個馬來

亞淪陷了才算告了一個段落，晉入了一個更嶄新，更艱苦的三年八個月的抗日游擊戰爭時期。

這是我們談的從1919年到1942年初為止的馬華新文學陣營的思想潮流的演變的概況。

總的講來，(一)馬華文藝思想的潮流，它的主流是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運動。這種思想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中國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一方面是本地的社會的性質所引發的。(二)當地是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而殖民地社會也必然是封建性很濃重的社會。它的社會的本質同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不會差得太遠，這使到中國的文藝思潮很容易為當地所接受。所以，接受中國的文藝思潮並不是因為中國的文藝思潮有什麼特別的魅力，而是本地的確有這種需要。它的社會進步的任務，所賦給當地的文化工作者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這是我們總結了剛才的談話的兩點結論。謝謝大家。



礦山風雲

連載小說

七、入會

前文提要

成教他們到了礦山，給分成四組工作，有的挖掘含有錫米的泥土，有的挑去沖洗；做的都是粗重的工作，還要挨罵挨打。每天早上四點鐘左右就要起來沖涼，吃昨晚剩餘的冷飯冷菜，使他們受不了。

在工作中，自由工和春引誘阿妹參加私會黨，說，如果阿妹入了會，就有較好的待遇。阿妹告訴王崙。王崙勸他少說話以免引起別人的誤會。

吃慢一點的人還沒有把碗洗好，牛精就催礦工下場工作。

摸黑走路，摸黑工作，務農出身的他們，都有這種本領，沒有這種本領的，也得學。想趁天黑偷懶，除非夾在他們中間的自由工能通融，不然是辦不到的。想趁天黑逃走，也是辦不到的，因為那些自由工同時負有監督他們的任務，少一個人他們得負責，誰也不放鬆。而且，在天未亮和天黑這二段時間，楊祿和一些礦裏的工作人員，全部出勤，暗中做巡視的工作，並且被授權可以用武打傷甚至打死逃走的人。加上附近礦場彼此合作，那一家的礦場有工人逃走，他們便參加追捕的工作，務必把逃走的礦工抓回來。每次的追捕工作，警方和私會黨都是有力的參加者。

礦主還通過各種方法，宣傳森林中的恐怖，逃走後一定會給抓回來，抓回來後一定會受到殘酷的刑罰，使想逃走的人有所顧慮而打消逃走的念頭。

還有一種方法是通過私會黨組織而控制工人，利用工人為礦主的利益服務。現在，私會黨正想伸展他們的勢力到新礦工裏。

在黑暗中，這支四十多人的隊伍，靜穆地走向礦場，每個人中間都保持些距離，都順序的走着，只有和春擠前去和阿妹在一起，像十分關心他，別人看了驚奇，阿妹感到肉麻。

阿妹記得王崙的話，想盡量使

自己少說話，和春却有許多話要和他講，問這問那。

到礦湖裏，和春過去和阿妹一起掘土。他問阿妹，為什麼不回他話，是不是不喜歡和他說話。

阿妹沒把王崙的話說出，只是推說怕牛精不高興會打他。

「怕什麼，我介紹你入會。入了會，牛精就不敢打你了。」和春滿有把握地說。

阿妹不敢停下手，還是一鋤一地掘，可也忍不住要問：「入了會，為什麼牛精就不敢打？」

「你知道嗎？我們礦主是會裏的香主，總管和工頭也是會裏的人。你一入了會，大家便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那有隨便打的道理？」

「我入了會還是豬仔，也可以免挨打嗎？」

「吃飯不做工，當然要給打。只是沒有隨便打。」

「還要給關起來嗎？」

「你欠頭家的錢還沒有還清楚，當然要關起來。要不然，你逃走了，錢要問誰要。」

「這樣，和沒有入會有什麼不同？」

「要不同可以，那就要看你怎樣做。好像，你們那一群人想做什麼事，你說給頭家知道。或者是頭家要和人打架、打仗，你出力去打，那你就會給頭家看重。頭家看重你，說不定就會給你自由。」

阿妹打了個寒噤。雖然，他亟

·賈旦

希望能夠得到自由，但要這樣的代價，他接受不來。他既不準備出賣同伴，也不想去送死。要這樣苛刻的條件才能換來自由，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阿妹不說話，和春却要說話，還要誘逼阿妹說話。

「話是這麼說，也不一定是這樣。只要你的心向着頭家，總會有好處的。入了會，大家是兄弟，會有更多人照顧你，有事，香主會替你出頭。」

「我會有什麼事？」阿妹反問自己，却不敢問和春。

聽不到阿妹的回答，和春說下去：「你不要以為你不會有事，你要知道，你不找事，事也不會找你的。俗語說：『出門靠朋友』，入了會，朋友就多了。你是會知道的，我們住的是別人的地方，這裏有白皮、黑皮、番人，沒有朋友，怎樣活下去？」

阿妹禁不住問：「我們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怎麼會出事？」

「你是新客，那裏知道。你不出去，別人也會找上門來。而且，逢年過節，礦裏沒做工，大家可以到埠裏去玩耍。在那裏，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會有。」

「我們也可以去？」阿妹有點懷疑。

「本來是不可以去的。你如果入了會，是我們的兄弟，我們可以帶你去見見世面。」

說到玩，阿妹的興趣就起；他似乎忘記了他也是因為貪玩而被人販到南洋來。

這時，天還沒有亮，四周濛濛昧昧，阿妹的表情和春看不清，可是，阿妹的聲調他聽得出。於是刻意的描述的節日裏埠裏熱鬧的情況，也注意阿妹的反應，他約略知

道阿妹最感到興趣的是什麼，就在那上面渲染，使那情景更誘人。

那誘人的情景，是墮落腐爛的，可是却鉗在阿妹的腦海裏，如旋轉的圓形舞台，不斷的更替浮現，甚至會使他呆一呆，停下手中的工作。

「你很想？」

「當然想去。」

「那你就入會。頭家不在，我和總管說去。」

「有什麼條件我就不要。」

「你直接和總管說，他答應你怎樣就怎樣。」

「我……」

「男人大丈夫，這樣的一點小事都不能決斷，還要想女人；女人看見你這個樣子也不會喜歡你。」

天空變白，晨曦在驅散薄霧，人們在賣力工作，身上流下的汗水已滯濕了袴頭。可是，還不時可以聽到牛精的斥罵聲。

阿妹沒有反對入會，和春也就不再纏着他，照常的掘土。阿妹也樂得沒人打擾他的胡思亂想。

時間一樣的過去，阿妹有胡思亂想的資料，覺得今天過得特別快。和春和他相反，覺得時間過得慢；他巴不得早點向楊祿報告阿妹要入會的事。

一聽到阿妹要入會，楊祿高興到放下他手上的筆，把算盤也推開，立即吩咐和春和牛精，把阿妹帶來見他。

阿妹那健碩的身材和一張相當俊的面孔，確如和春所說，是個相當能吸引娘兒們的人材。阿妹也長得結實，用來打架或打仗，也是個好材料。

當只有楊祿和阿妹在一起的時候，楊祿看出阿妹有點害怕，為不使他想得多，或者讓他鎮靜下來，便單刀直入的問他：

「聽說你想入會？」

阿妹本想說，只是說說而已。可是，以為和春已經和總管說了自己要參加，如果否認，相等於說和春在撒謊，得罪了和春，而且總管也未必會相信，反而給總管以為自己是個反覆無常的人。念頭一轉，

頭也就點下去了。

「很好。香主回來，我向他說起，選個好日子讓你正式入會。我可以告訴你，從現在起，我就把你當作會友看待，會吩咐牛精對你好一點。不過，從現在開始，你也得絕對服從會裏的命令，絕對的守會裏的規矩，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出會裏的祕密。我告訴你，到處都有我們會裏的人，你說的話，做的事，會裏都會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不要存着大概不會有人知道的僥倖心。你好好的做，香主會看重你，好處很多；如果不好的做，會裏會處罰裏。」

聽了這些話，阿妹覺得事情是嚴重了，倒後悔剛才想做個好人，不敢開口說實話。現在，只怕來不及了。即使來不及，也想說一說。可是，心裏還是怕，還是亂得很，不懂怎麼說起。然而，後會後的後果更可怕，激起了他說話：「我……」

阿妹還沒有活下去，楊祿立即打斷他的話，說下去，「你愛玩，有機會我會給你去玩。有什麼事要你做的，我會叫人告訴你。你可以回去了，他們有問起，你就說，我叫你來搬東西，別的一句也不可以說。」

阿妹還想說，可是，楊祿那對大眼睛裏放出兇光，他說不出來。其實，即使說出來，楊祿也會以會裏的命令叫他回去。既然給勾上了，要脫可不是那麼容易。

阿妹後悔、迷茫地退出總管辦事的地方。他覺得自己走錯了一步，這一步使自己和同伴們走着相反的方向，再走下去會有怎樣的效果，他不敢想下去。事實上，也沒有時間給他想，他才走到大廳，牛精立即帶他到宿舍去。

雖然大家都知道和春和阿妹好，要好的動機可能是不好的；王嵩更知道和春邀阿妹入會的事；可是，誰也沒想到阿妹給叫去竟是入會的事。所以，阿妹一給叫去，大家議論紛紛，猜來猜去，都找不出特別要叫阿妹去的原因，勉強下個結論，也只是：礦主他們不喜歡契約工人和自由工人來往；而且，和

春愛纏着阿妹說話，影響了阿妹的工作，牛精和總管都不喜歡，叫阿妹去教訓一頓。

雖然是許多人說話，可是却很輕聲，怕給礦主的人聽去，所以牛精沉重的脚步聲還能聽到，還能及時散開。待牛精把門鎖上了，人也走了，大夥兒擁上去，問阿妹：牛精叫他去是做什麼事，有沒有吃虧？

同伴們的熱情，使阿妹感到溫暖，也感到慚愧，熱淚在他眼眶裏打滾。他感到對不起同伴們，真想告訴他們，他已不是他們的同伴了，而是他們的敵人。可是楊祿的警告，那大眼睛消磨滑咯地轉，還有那把人放了腳筋去餵鱷魚的故事，都使他不敢說實話。可是，老是不說話也不行，他只好照楊祿的指示說：「去給總管搬東西。」

「只你一個人？」

「和和春兩個人。」

「又是你們兩個人？」成敦看一下有點不自然的阿妹，率直的說：「我看和春不是個好人，還是少和他說一起好。」

阿妹心裏同意成敦的看法。可是，從剛才開始，他已不能擺脫和春了。他感到自己已離開了同伴，有一種悲涼的感覺。

在一旁冷眼旁觀的王嵩，看出阿妹有心事，沒講實話，可也沒有當許多人面前揭穿，他要看阿妹怎樣演下去。

這場戲是不好演的，不善演戲的阿妹更感到為難；他怕大家再問下去，推說疲倦了要去睡。

大家也都是疲倦了，要不是因為阿妹給叫去，早已躺在牀上休息，或者睡去。阿妹爬上太平舖，接着許多人都爬上去。

累是累，阿妹還是睡不着；不假睡變成是撒謊。假睡了一陣，等到同伴們都睡了，阿妹坐起來，睜大眼睛，看着黑暗的四周，聽着野獸的吼叫，蟲兒的悲鳴。想着自己的境遇，不知道怎樣辦。

王嵩假裝起來小便，走過阿妹的睡位，低聲的問：你還沒有睡。

「睡了又醒來。」

癩蛤蟆和白天鵝

(寓言)

一天，一只螢火蟲和蚯蚓閒談，不覺談到了癩蛤蟆。

「人們都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而且一提到牠，人們就討厭。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螢火蟲這樣說。

「為什麼呢？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蚯蚓好奇地問。

「事情完全不是這樣！」螢火蟲說，接着，牠就講出下面一段舊事。

原來在很早以前，天鵝們就時常在池塘裏，一邊游泳，一邊呷呷地，把癩蛤蟆的孩子們——那些只有尾巴的癩蛤蟆，咕嚕咕嚕地吃進肚裏。就是逃不及的癩蛤蟆，有時也給吃掉。癩蛤蟆們看來悲憤，就跑到獅王的面前，控告了白天鵝的罪行。

白天鵝戴着牠的小黃冠，披一身潔淨漂亮的禮服，腳蹬朱紅官靴，然後踏着牠的鵝步，大搖大擺地來了。牠文質彬彬地對獅王說：

「大王，我想，您是一眼看得

「還是好好的睡吧！走錯了一步，得了一步的教訓。只要有心向好，還來得及——用走一百步、一千步、一萬步的力量轉過身來，走向對的方向去。」王峯頓一頓，接着說，「這裏到處都是陷阱，想檢便宜，就會掉到陷阱裏，就會吃虧。咬緊牙根挨下去，有機會就轉變，沒機會，三年也只有一千多天，年紀輕輕是挨得完的。」

阿妹眼眶有點濕，說不出話來。「他們不要你說，你也就不要說，免得吃虧。如果還念着受苦的弟兄們，就少做些不利於弟兄們的事。

「我是沒心的。」

出來的。請看牠一身的癩皮疙瘩，就可以知道，牠的居心是多麼惡毒了。三天以前，牠就曾經向我求婚，因為牠實在羨慕我的窈窕和漂亮。可是，我完全曉得，牠不單想佔有我，同時還想吃我鮮嫩的鵝肉！當然咯，我一口加以拒絕！真想不到，牠竟惡人先告狀！」

獅王聽了，捧腹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真笑死我了！」

旁邊的狐狸豺狼，也咷咷嘿地，同聲大笑起來。

「可是，大王！這，這怎麼可能呢？……」癩蛤蟆急急地發聲申辯。

「當然不可能！」聰明的天鵝接着說。「像我這樣的人，決不可能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我完全可以用我高貴無邪的鵝格，來保證我一身的清白。像那種卑鄙下賤的勾當，說我去吃牠們的子孫，我連想也不要去做！只有醜陋的小腦袋，才會設想得出這種荒謬無聊的事來。真真是可惡，可惡！」

天鵝把話說完，就搗搗牠雅緻的翅膀，滿不在乎地伸頸踏步。倒霉的癩蛤蟆，結果得到了獅王的懲罰：永遠不許牠發言申辯。

從此，「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就通過得勝者的口，傳遍了整個世界。

螢火蟲說過了這件事，接着就喟然嘆息：

「其實呢，倒是天鵝常常吃癩

「錯的時候，有心和沒心雖然不同，錯的結果是一樣的；有心是錯，沒心也是錯。推說沒心沒有用，最要緊的還是不可以再錯下去。」

「我，我為什麼這樣笨。」

「怨也沒有用。我們不是檢得便宜的那種人，以後不要檢便宜，就少上當。」

「我只是想……」阿妹說不下去。

王峯也不促他說下去，說：「他們要你不說，你還是不說好。咱們同是受苦的兄弟，會原諒你。別人，就不會原諒你的。多說也沒有用，還是睡吧。」

王峯說了，就走回自己的舖

蛤蟆的肉。雖然說明牠是骯髒的，可天鵝還是這樣喜歡吃牠。」

「如此說來，我們確實是冤屈了癩蛤蟆，」蚯蚓說。「不過也不能怪人們對牠的印象不好。誰叫牠老在白天睡大覺，不為人們做些有益的事呢？」

螢火蟲可有點忿然了。牠說：「你這是從何說起！你難道不知道，牠在晚上緊張地工作，為人們除害嗎？至少，牠是個吞吃蚊蟲的能手！如果你問問動物學家，他一定拿出實實在在的數字。可是天鵝為人們做了些什麼呢？除了牠滿身的白絨毛博得稱贊以外，一點兒也沒有！」

「對！你這一席話，真是打開了我的眼界。」蚯蚓點着頭說。「實在說，白天鵝和癩蛤蟆都是默默在工作的。一個是偷偷摸摸地進行害人的勾當，一個是不聲不響地為人們做微小的工作。不過，因為牠們兩個外表的不同，所以人們永遠只會看到：白天鵝是高貴的紳士，癩蛤蟆是下賤的小人。」

螢火蟲補充說：「正是如此！紳士是理應贊揚的，雖然他暗中幹盡壞事；小人物是合該咒罵的，雖然他做了不少好事。人們的眼睛永遠是從表面看的。」

「但是也不盡然！」蚯蚓不大同意地說。「事實的真相，總有顯露的一天。比如說，把獅王趕走，讓有理的人說話，那時候，人們就不會從外表看問題了。」

位，躺下去睡。他沒睡去前，還聽到阿妹在翻來翻去，在嘆息。

建設月刊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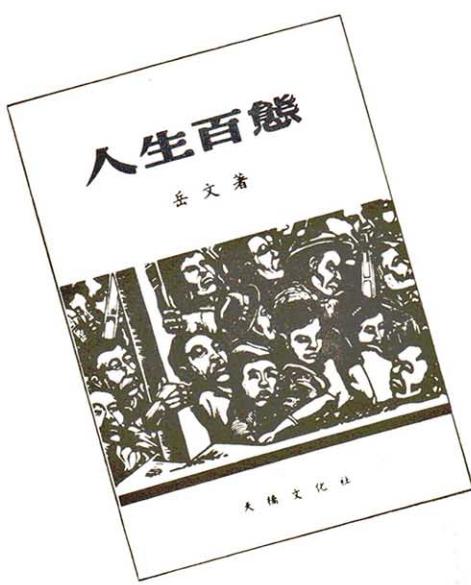
編輯者：建設月刊編輯部
社址：160-A, Neil Road,
Singapore 2.
印刷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處：各大小書店
★ 每本定價 (M) 30¢ ★



椒園生活



新書介紹



天橋文化社出版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